

316
138



始



316-138

漢文大集

大正
1.11.9
内交

列子孫吳司尉李三六

衛

公繚馬

問

子法子法子對畧韜

列子解題

列子八篇、漢書藝文志諸子類道家ノ部ニ見ユ。班固ノ本注ニ名固寇、先莊子、莊子稱之ト云ヘリ。固寇ヲ莊子ニハ禦寇ニ作ル。固、禦音相通ズルガ故ノミ。列子其ノ人ト其ノ書トニ就キテハ、古來之ヲ疑フ者多シ。列子ヲ以テ實在ノ人物ト爲ス者アリ、莊子ノ寓言ニ出ヅト爲ス者アリ、其ノ實在ノ人物ト爲ス者ト雖モ、其ノ書ハ後人ノ假託ニ出ヅト爲スアリ。蓋シ列子ヲ莊子寓言中ノ人物ト爲ス説ハ、史記莊子傳ニ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ト云ヒ、司馬遷未ダ曾テ列子ノ名ヲダニ著サザルコト、及ビ莊子天下篇ニ諸派ノ學者ヲ批評シ、老聃、關尹、莊子ニ及ブモ、竟ニ列子ノ名ヲ著サザルコト、其ノ據ル所ナリ。莊子ノ書、寓言甚ダ多ケレバ、獨リ莊子ニ見エ、同時若シクハ以前ノ書ニ見エザル者ハ、容易ニ之ヲ實在ノ人物ト爲スベカラズ、司馬遷ガ未ダ曾テ其ノ名ヲダニ著サザルコトハ、更ニ疑ヲ深カラシムルニ足ルベシ。然ルニ莊子ヲ見レバ、列禦寇ノ事ハ列禦寇、至樂、達生、讓王等諸篇ニ見エ、單ニ寓言トシテ見ンニハ記述多キニ過グルノミナラズ、内篇逍遙遊篇ニハ宋榮子ヲ論ジテ遂ニ列子ニ及ビタレバ、決シテ空語無事實ノ

類ニ入ルベカラザルガ如シ。宋榮子ハ屢、荀子ニ見エ、又莊子天下篇ニ宋鈞有リ、即チ孟子ニ見ユル宋桴ニシテ、鈞桴モト音相通ズルノミ。榮子ハ蓋シ其ノ字ナリ、莊子既ニ宋榮子ト比シテ列子ヲ舉グルヲ見レバ、列子ガ其ノ寓言ニ出デザルコト亦知ルベシ。天下篇モト徧ク諸家ノ學者ヲ舉ゲテ之ヲ論ゼルモノニアラザレバ、列子ニ及バズト雖モ、以テ列子ヲ疑フベカラズ。史記ニ見エザルノ故ヲ以テ之ヲ疑ハバ、疑フベキ者豈ニ獨リ列子ノミナランヤ。班固ガ列子ヲ實在ノ人物ト爲セルハ、蓋シ劉向ノ説ニ本ヅケルナルベシ。劉向ガ新序ニ列子ノ事蹟ヲ録シタルコトハ、向ガ列子ヲ實在ノ人ト爲シタルコトヲ證スベシ。獨リ子政ガ列子ヲ實在ノ人物ト爲シタルノミナラズ、尸子呂覽皆列子ヲ實在ノ人物トシテ疑ハザリキ。故ニ予ハ高似孫等ガ莊子寓言中ノ人ト爲スノ説ヲ取ラズ。然ルニ其ノ郷貫年代等ニ至リテハ、今本列子ノ外ニ之ヲ知ルベキ材料ヲ發見セズ。天瑞篇ニ鄭圃ニ居ルコト四十年云々トアリ、列子ガ鄭ノ圃田ノ人ナルヲ知ルベシ。又説符篇ニ列子鄭ニ在リテ飢色有リ、人或ハ之ヲ鄭ノ相駟子陽ニ言フ、子陽即チ之ニ粟ヲ遺ル、列子斥ケテ受ケズ、後ニ民亂ヲ作シテ子陽ヲ殺ス云々トアリ。史記鄭世家及ビ六國年表ニ、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其ノ相駟子陽ヲ殺スコトヲ載ス。繻公二十五年ハ周安王四年ニシテ、孔子ノ死シタル後八十二年、孟子ガ梁惠王ヲ見ルニ先ダツ

コト六十二年ナリ。莊子ハ孟子ト時ヲ同ジクスレバ、列子ノ莊子ニ先ダツコト以テ見ルベシ。劉向ノ敍録ニハ鄭繆公ノ時ノ人ト爲セドモ、繆公ハ孔子ニ先ダテリ。柳宗元ハ鄭ノ駟子陽ヲ殺シタルハ、魯穆公ノ時ニ當ルヲ以テ、誤レルナラント爲セリ。思フニ向ノ敍モト繻公ニ作リシヲ、後人傳寫ノ際誤リシナラン。子陽ノ粟ヲ遺リシ時ニ、人已ニ列子ヲ有道ノ士ト稱シ、鄭圃ニ居ルコト四十年ト云ヘバ、其ノ年四十ヲ超エタルコト疑フベカラズ。此レ以外復タ列子ノ年代ヲ知ルベキモノ無シ。今暫ク列子ノ書ニ據リテ其ノ時代ノ大概ヲ言フノミ。

列子ノ書ニ關シテハ疑フベキモノ多シ。高似孫ハ列子ノ文章事實ガ莊子ニ同ジモノ十七章ノ多キニ及ブト言ヘリ。今本莊子ハ三十三篇ニシテ、司馬彪孟氏ガ注セルモノニ比スレバ十九篇少シ。陸德明莊子釋文ニ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者、故注者以意去取トアリ。今本莊子ハ郭象ガ註スルニ當リ、己ノ意ヲ以テ五十二篇中ヨリ三十三篇ヲ取リシナリ。若シ五十二篇本ヲシテ今ニ存セシメテ列子ヲ之ニ比セバ、文章事實ノ相似ルモノ十七章ニ止マラザルモ亦知ルベカラズ。先秦諸子中呂氏春秋ノ如ク、始メヨリ他書ヨリ掇拾シテ編纂セルモノハ則チ措キ、苟クモ一家言ヲ立ツル者ニシテ、文章ノ他書ニ類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ク多キハ未ダ其ノ例ヲ見ズ。孟子ノ一書中庸ニ同

ジキモノ少カラズト雖モ、蓋シ古言ニ取リシモノナルベク、自ラ列莊ノ關係トハ同ジカラズ。文章事實ノ相似此クノ如ク甚ダ多ク、而シテ列子ハ莊子ニ先ダツテ以テ、自然ノ決論ハ莊子ガ列子ヲ剽竊セリト爲スベシ。莊子三十三篇盡ク莊子ノ手ニ成ルト爲スベカラズト雖モ、其ノ徒何スレゾ敢テ列子ヲ剽竊スルコト此クノ如ク甚ダシキニ至リシカ、此レ解スベカラザルモノ一ナリ。又天瑞篇ニ氣形質三者ガ、太易ヨリ分化スルコトヲ説ク一段ハ、易乾鑿度ノ文ニ同ジ、其ノ文乾鑿度ニアリテハ、易ノ太極、兩儀、七九ノ數ヲ説明スルモノトシテ自然ナルモ、列子ニアリテハ七變而爲九云云ノ句ハ無意義ノ嫌アリ、隨テ乾鑿度ガ列子ニ取レリト云ハンヨリハ、寧ロ列子ガ乾鑿度ニ取リシニアラザルカヲ疑ハシム。此レ疑フベキモノ二ナリ。今全書ヲ通讀スルニ、其ノ説前後矛盾スルモノアリ。例ヘバ天瑞篇ニ生死皆人物ノ自由意志ニ由ルニアラズシテ、道ニ由ルコトヲ言ヘルハ、力命篇ノ説ト相一致スト雖モ、天瑞篇ニハ死ヲ以テ自然ト爲シ、必ズシモ死ヲ生ニ勝ルト爲サザルモ、少クトモ、生死ヲ一ニスルノ傾ハ明カニ認ムベキニ係ラズ、楊朱篇ニハ管ニ生ヲ樂ムノミナラズ、亦現在ヲ樂ムベキノ論アリ、其ノ論身體ト生命トハ、自己ノ任意ニ處分スルコトヲ得ルモノニアラズトノ理ニ本ヅキ、其ノ理ハ又天瑞篇中舜ト烝トノ問答ヲ假リテ言明セラルト雖モ、生死ヲ一ニスル主

義ト、生特ニ現在ヲ樂ム主義トハ、到底矛盾ヲ免ルベカラズ。又天瑞篇ニ聖人之教、非仁則義ト云ヒ、説符篇ニ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鷄狗也ト云ヘルトハ、此ノ生特ニ現在ヲ樂ムノ主義ニ合セズ。一篇ノ中ニ矛盾アリ、全書ヲ通ジテ矛盾更ニ甚ダシキハ疑フベシ。學者ノ所説必ズシモ常ニ矛盾無シト爲サズト雖モ、如上ノ矛盾ハ根本ノ主義ニ關スルモノニシテ、決シテ枝葉ノ論ニアラズ。此レ疑フベキモノ三ナリ。仲尼篇ニ商太宰ト孔子トノ問答ヲ載セタル中ニ、孔子ガ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云云ト言ヘリトアルニ就キ、西方ノ聖者ヲ以テ周公ヲ言フト爲シ、或ハ老子ヲ言フト爲シ、或ハ佛ヲ言フト爲シ、或ハ別ニ斥ス所無シト爲ス等ノ諸説アリ。其ノ必ズ佛ヲ斥セリト爲ス者ハ、佛教ノ支那ニ入リシハ後漢明帝ノ時ニアレバ、此ノ書ハ魏晉ノ間ニ僞作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ラント云フ。此ノ説ニヨレバ漢志ノ列子八篇ハ如何ニ説明スベキカ、漢志ニ所謂列子八篇ハ早ク亡ビテ、魏晉ノ間更ニ八篇ヲ僞作シタリ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魏晉ノ間僞書ヲ作リシ者少カラザルコトハ、此ノ説ヲ事實ノ如ク聞エシムベキモ、此レ竟ニ一ノ想像又臆測ニ止ルノミ。或ハ天瑞篇ナル生死輪廻ノ説ヲ以テ、佛教ノ影響ト爲シテ上記ノ説ヲ助ケントスル者アレドモ、天瑞篇ノ説ハ老子ノ生化説ヨリ當然生ズベキモノニテ、必ズシモ資料ヲ佛教ニ取ラザルベカラザルニアラズ。予輩ハ魏晉間ノ僞作ト爲ス

說ニ從ハズト雖モ、上記ノ三大疑問ニヨリ、列子ハ戰國ノ末ニ莊子等ニ取リテ作ラレシモノト斷言セントス。書中ニ公孫龍、公子牟等列子以後ノ人物ノ現ハルルコト、亦此レニ因リテ説明セラレベシ。

列子已ニ戰國ノ末ニ於ケル僞作ナリト爲サバ、其ノ書ニ據リテ列子ノ年代ヲ斷定セシコトハ甚ダ危險ノ事ナルベキニ似タレドモ、書中記載ノ事實ニハ管仲ノ事蹟等ノ如キ歴史的ノモノアリ、皆必ズシモ疑フベキニアラズ。列子ニ關スルコト亦當時別ニ傳タルモノアリテ、之ニ據リテ記述セルモノト爲スヲ得ベシ。此レ先ニ列子ニヨリ、列子ノ年代ヲ考定セル所以ナリ。

列子ノ書或ハ至德沖虛眞經ト稱ス。唐書藝文志ニヨレバ、天寶元年莊子文子等ヲ皆眞經ト號セル時、列子亦沖虛眞經ト號シタルガ、宋ノ景德年中更ニ至德ノ二字ヲ加ハタルナリ。列子ニ注セルモノ古來甚ダ多カラズ。今傳フルモノ東晉光祿勳張湛ノ註アリ、又唐ノ殷敬順(或ハ云フ)ノ釋文アリ、湛ノ自序ニ據ルニ、其ノ母ハ王弼ノ從姊妹タリ。故ニ湛亦自ラ此ノ種ノ書ヲ喜ビシナラン。道藏ニハ別ニ林希逸ノ口義八卷、江濶ノ解二十卷、宋徽宗ノ義解六卷、高守元ノ四解二十卷ヲ録ス。今傳フルモノハ林、江二種ニ過ギズ。今傳フル張注本ハ殷ノ釋文ヲ附スルモ、蓋シ明代ノ刻本ニテ音註頗ル淆亂シテ、張

註ト釋文トヲ區別シ難シ。摹刻影宋本ニ照ラシ見ルニ及ビテ、張ノ音義ト殷ノ釋文ト釐然タリ。傳本又張注ト釋文以外ニ於テ、多ク音義ヲ出ダセルトコロアリテ、涇渭分ケ難キモノアリ。今通行本ヲ取リ影宋ニ照シ、釋文及ビ後人ノ増補セルモノヲ別ケ、各圈ヲ施シテ之ヲ區別セリ。即チ張注、釋文、増補ノ次第ニヨリテ、通行本ノ註ヲ區分整理セルナリ。且別ニ附スルニ諸葛晃ノ列子考ヲ以テシ、考ノ一字ヲ冠シテ張註等ニ分ケタリ。諸葛晃ハ儒ヲ以テ姫路藩ニ仕ヘ、晏子春秋、法言、鴻南子等ノ注アリ、又音韻曆算ニ精シ、列子考一冊卷ヲ分ケズ、考證未ダ該博ト稱スベカラザルモ、其ノ說參考ニ資スベキモノ亦少カラズ、流傳弘カラザルモノナルヲ以テ特ニ之ヲ附セリ。

大正元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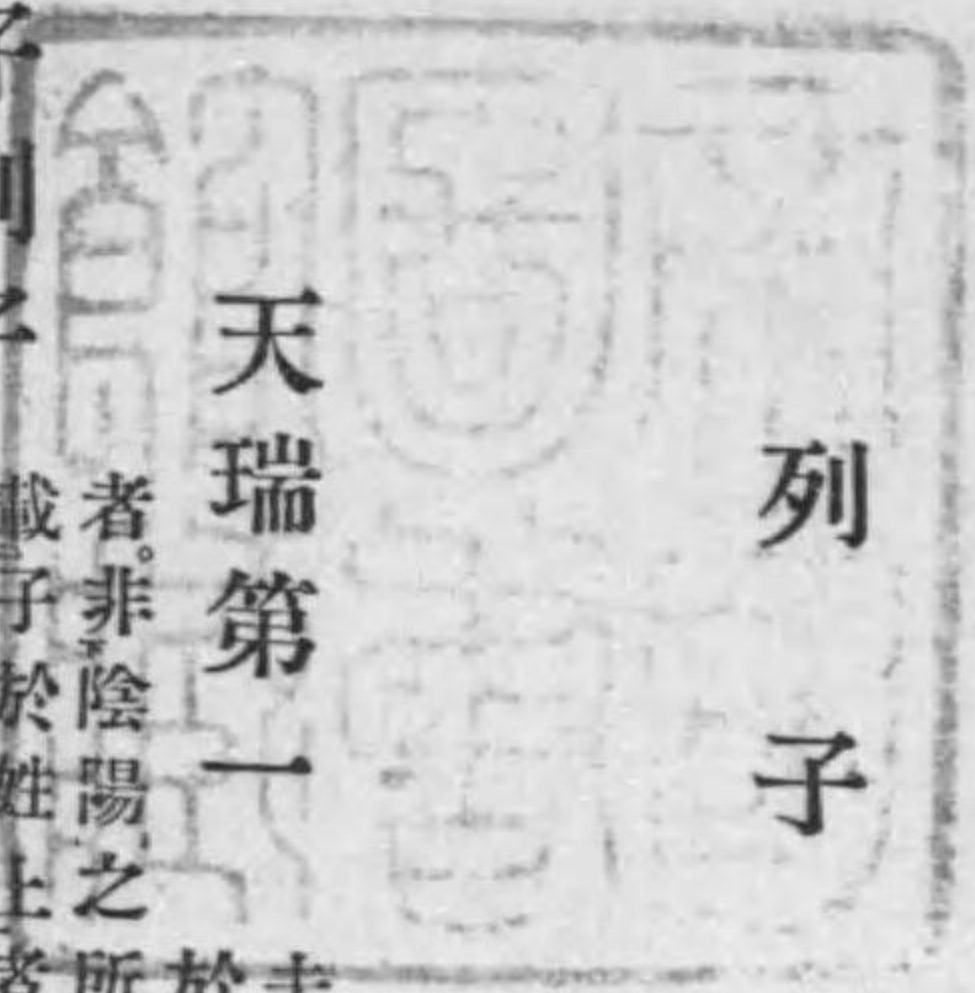
文學博士 服部 宇之吉 識

列子解題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天瑞第一



附 張湛處度註 諸葛晃考

國不足一年饑。衛二往
キテ食ニ就カントスル
ナリ。
先生不聞一先生ハ師
丘子林ノ言ヲ聞カレシ
コトアルヘケレバ、之
チ我等ニ告グラレヨト
ナリ、列子壺丘子林ニ
學ブコト說符篇ニ出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鄭有圃田 四十年 人無識者 非形不
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國君卿大夫 亦 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
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疑一而不變
也 國不足年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四方言嫁往也旅行曰嫁本文當用
非本文之意林注嫁往也旅行 此訓注自家而出謂之嫁亦方言之文然此嫁字正訓
曰嫁曰喪皆方言也此說可取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謁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
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 ○瞀莫 吾

列子卷一 天瑞

生者化者有形萬物不生者不化者萬物之宗也無形者太易也下文所謂太易也即太易唯一絕待者言語以形容之得之者曰氣形質三者渾然同而一也自然其一中氣形質分化之萬物歸於一也往復云云

黃帝書今老子第六章二見也

因陰陽一陰陽二氣之往來消息是天地之道也

天地一天地有形者無形者何謂之天地也天地何謂之天地也天地何謂之天地也天地何謂之天地也

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不生。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亡。不化。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者不能生。生者不能化。化者不能不化。生而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故常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常生者。諸子彙函。不生作生。不化作化。復往理無間也。陰陽爾四時爾。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不生者疑獨。其冥一而無始終也。疑讀。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化者往復。音者做此。其不疑詩大雅。靡所止疑。正義疑音疑。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化者往復。音者做此。其不疑。乃疑于神。亦同。注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缺安。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恐句。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黃帝書。命篇古有其書也。曰。谷神不死。今有此書。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谷穀通。養也。詩習習谷風。疏。谷之言穀。穀生也。生長之風也。史記索隱。谷音浴。苦縣老子銘。書谷神作浴神。按。浴養。是謂玄牝。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遠。處卑而不動。守亦是通字。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呼。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牝。毗忍反。

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爾皆自能為生。化之本也。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其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先太初。後太始。可以見字義之不同矣。白虎通云。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博雅云。太初氣之始也。二書並取列子之文。又故曰。有太易。至濁重者。下為地。易乾鑿度亦載之。小有異同。楚辭遠遊。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列子三墳。太始之數。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為兩義。兩義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

二氣トナル、陽ハ天チ成シ陰ハ地チ成シテ天地形ノ之ヲ太始ト云フ、天氣下リ地氣上ル天先ヅ氣チ布キ地之ヲ受ケ二氣合シテ萬物生成シ、各、其實チ異ニス之ヲ太素ト云フ、下文ノ渾淪ハ老子ノ有物混成ノ義ニテ太易ヲ説クナリ、註誤レリ。視之ハ老子第十四章ニ觀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トアリ、夷ハ無形、希ハ無氣、微ハ無質、即チ氣形質三者ノ未ダ分化セザルモノヲ言ヘルナリ、老子ハ以テ道ヲ説ク、此處ニハ以テ太易ヲ説ク、易變一ハ氣チ云フ太易ヨリ分化シテ遂ニ萬物生ズ、萬物自然ノ道ニ順ヒテ復タ其ノ本ニ歸ル、此クテ生化已ニ時無シ、但萬物ハ太易ニ復歸セズシテ一即チ太初ニ復歸スト爲スナリ、七九ハ周易ニ於

テ陽ノ數、今動チ以テ言フガ故ニ陽ノ數チ舉ゲタリ。夫有形者生ニ於無形ニ云云濁重者下爲地ノ一節ハ、今ノ易緯乾鑿度ニ見ユ。沖和氣一人ハ二氣ノ中チ得テ生ル。

天地之道一周易説卦ニ立二天之地一曰陰與陽立二地之道一曰柔與剛立二人之道一曰仁與義トアリ。

之太極。老氏之渾成。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見賢通反。注同。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二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離力智反。去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云混沌。注。淪語之助也。恐誤。詩緯。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含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循猶持也。漢賈誼傳。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未切。林曰。循者。易無形埒。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再變爲九。不必數三五之數也。九變即與一變七變查對變字似行非行。按易乾鑿度作九者氣變之究也。如此則與下一者形變之始爲對。語意明白。當從之。但乾鑿度注以一爲太初。以七爲太始。以九乃復變而爲一。皆同。故自一至九再變而爲一。所以云乃復變而爲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一也。

無窮。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爲人。沖亦訓和。沖和氣猶云大和元氣也。荀子。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也。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所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相干。任理之通。方圓夫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者。

列子卷一 天瑞

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音況頤輅。黃輓皆蟲名。食醯黃輓。生乎九猷。○

云九當作久。久猷。生乎九猷。○音茂謀二音。音蝻小蟲。音蝻當作蝻。並借音。音蝻生乎腐

蠶。○腐音輔。蠶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音蝻

化爲地阜。○阜當作羔。地羔即土中之羊也。家語辨物篇。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

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蜩蝻。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韻會小補。禮

記檀弓。季子臯。注云。孔子弟子高柴。論語作子羔。臯羔字不同。古字通用。按臯羔音同。

馬血之爲轉鄰也。○說文作鄰。又作隣。皆鬼火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

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鷓鴣之爲鷓鴣。鷓鴣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鴣也。燕之爲蛤

也。○大戴禮易本命云。冬鷓鴣入于海。化而爲蛤。說文解字云。千歲鷓鴣化爲蛤。田鼠之爲鴉也。朽瓜之爲魚也。

○方密之曰。按西陽雜俎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老韭之爲菟也。老菟之爲

援也。○音俞。魚卵之爲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毛詩陸疏。廣要

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于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

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

宣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山海經云。宣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

類。自爲牝牡相生也。○宣音蟬。爰音袁。莊子類自

爲雌雄。故風化。爾雅翼。截兩翼曰鷓鴣。奇類。即

兩體自爲牝牡者。曾與膝同。膝字巨解。或臆說。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此相

生者也。莊子曰。白鷓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鷓五歷反。純雌其名。大鷓純雄其名。釋蜂。○大鷓純

也。稱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稱古雅字。司

馬彪云。稚蜂細。晉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搜神記云。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

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己子。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

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鷓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

賢。乃爲堯佐。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

即周祖也。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

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

蒸潤。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苟。○此異類而相親

而生。青寧。○久竹生青寧。司馬彪曰。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不羣之久竹比合。而生青寧。青寧

竹根。青寧生程。○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

韻會小補。列子云。程生馬。注。程豹也。古詩。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

名程。列子云。程生馬。注。程豹也。古詩。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

其字从勺。是也。馬生人。○後漢靈帝記。京師馬生人。注。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

按今本有脫文。馬生人。○後漢靈帝記。京師馬生人。注。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

按今本有脫文。馬生人。○後漢靈帝記。京師馬生人。注。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妖

羊奚一莊子釋文司馬彪
ノ説ニ從ヒテ讀ム、張
注ハ比乎不苟、久竹
生ニ青寧ト讀メルナ
リ。機ハ變化ノ發スル
所ニテ、上文ニ所謂一
チ云フ、太易チ斥スニ
アラズ、莊子ノ文ハ皆
入ニ於機ニ終ハル。

不久ハ不有ノ誤ナル
ハシ、道ハ始無ク又有
ニアラズ、故ニ終ハリ
盡クルコト無シ。
有生一有有形ノ萬物
ハ不生無形ニ復歸スト
ハ太易ニ復ヘリ、太易
ヨリ又新ニ分化シテ萬
物生成スルニアラズ、
萬物ハ一ニ復歸スルノ
ミ、即チ形質散シテ氣

ニ復歸スルナリ、氣ハ
太易ヨリ分化シタルモ
ノナレバ本ヨリ不生、
本ヨリ無形トハ云フベ
カラズ、本不生本無形
ナルモノハ唯々太易ア
ルノミ。
畫ハ宋本畫ニ作ル、畫ニ
其終ハ不死ナランコ
トチ欲スルナリ。
禮記郊特牲篇ニ魂氣
歸于天、形魄歸于地、
トアリ、精神魂氣ハ天
ノ氣、骨骸形魄ハ地ノ
氣、二者合シテ人ヲ成
シ、二者離レテ各、其
ノ本ニ歸ヘルチ死ト爲
ス、人死スレバ鬼ト云
フ、此ノ一節儒教ニ合
ス。

爲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
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
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
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
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
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爲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
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
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
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始者也。按盡字有三
音一秦上聲一津上聲一秦去聲其津上聲者與韻鏡儘字音同與晉字爲紐晉進音同即
異聲同呼般敬。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
順云津上聲。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故不盡久恐生誤下文有
生則復於不生即承之也。注久當作有。按宜云無有不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
宜云不有也。林注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此說或是。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
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
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初自無聚

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
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
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自生故
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亡
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
也。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
鬼。鬼歸也。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徧積之一氣。及
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
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
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
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

息一死ヲ以テ息ト爲ス
コト莊子大宗師篇ニ見
ユ。

人生一生活レテ直ニ又ハ
早ク死スル者アルヲ云
フ。

注ノ底當ニ字ハ宋本ニ
ヨリテ補フ、列子考著
者未ダ之ヲ見ズ、故ニ
又此說アルナリ。

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郕音成。魯邑名。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
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
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
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當底當亦訓底。林注。底春當在春時也。此說可取。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
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

競時一世人ト名利ヲ爭
フナリ。

死之機ヲ出テ生、
機ニ入リテ死、故ニ往
返ト云フ。

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叩即叩問不止之意。如論語叩兩端之。乃仰而應。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能觸事而夷。故無慙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於留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洪邁曰。此一節。張湛序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己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

寧如一皆墓穴ノ突起セ
ル形状ナリ。

不得_レ不_レ覺_レ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
 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
 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 仲尼曰有焉耳望
 其曠 〇音曠 墓穴也 宰如也 音阜 墳如也 鬲如也 〇鬲音歷形
 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 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
 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晏子春秋
 諫上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引之 仁者
 息焉不仁者伏焉 脩身慎行恆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
 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也 〇微音叫 〇微猶界限也玉篇邊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

鍾賢世ハ重ニ形生ノ
誤己ノ身ヲ貴テ云
フ。

事ノ事ノ未ダ破レザ
ル前ニ爲サズシテ、已
ニ破レタル後ニ仁義ヲ

而不知歸失家者也 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
 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
 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
 鍾賢世 鍾賢世宜言重形生 〇按鍾亦訓重不必改字考工記鐘氏染羽 矜巧能
 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
 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弱喪忘 或謂子列子曰子
 奚貴虛 呂覽不二篇關尹 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
 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謂去彼而取此是我
 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〇去丘呂反注同 後得也 〇子列子曰
 四字恐衍非其名也言虛本非可貴之物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
 而或以列子為貴虛此失名義也注缺妥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
 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
 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 事之破礪 〇音 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
 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主張スルモ益無シト、蓋シ儒者ノ言ハ即チ此ノ類ナリト爲スナリ。運轉一運リ地轉ズルナリ、密ハ人ノ知ラザル間チ云フ。

世ハ生ノ誤。下文二ノ世ノ字亦同シ。

杞國一是レ即チ杞憂ノ說ナリ。

風伸呼吸ハ人ニ就キテ云フ、人ノ俯仰呼吸ハ天ノ氣ノ中ニ在リテ爲ス、人ノ氣ト天ノ氣ト相應ズトナリ、下文踏歩云云ハ人ノ踐ミ行ク

ハ地ノ上ニ在リテ爲シ人ト地ト相應ズト也。

知積一聚マレル者ハ散ズ、既ニ積ナルコトヲ知ラバ當ニ壞有ルコトヲ知ルベシ。雖終一人得テ知ルベカラズトナリ。

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

粥熊

○粥音育。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所。丘

不整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故物損於

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虧。隨世隨

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

非耳目。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

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

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

何。憂崩墜乎。

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

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

傷。○中丁。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

塊。若踏步跣蹈。○跣音此。蹈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通雅云。跣淺氏切。又側氏阻

考之。阻買之音。○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

○此書釋字作舍。○考韻鏡。舍釋異聲。同呼。借紐。○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菜。舍舞。釋文。舍同釋。○敗爲憂。一以必

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

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

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

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夫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

憂其壞者。誠爲大遠。○大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

彼一彼ハ不壞、此ハ壞、壞ト不壞トハ相關セズ、猶ホ生死ノ相關セザルガ如シ。

此ノ節莊子知北游篇ニ出テ文稍異ナリ、莊子ハ絜ヲ委ニ作ル、釋文ニ舜ノ師又舜ノ四輔ノ一ノ二説アリ。

委形一司馬彪ハ委ヲ積ト解シ、郭象ハ委結ト解ス、皆當ラズ、委ハ任、屬、置等ノ義ニテ天地之ヲ爲シテ人ニ任セ置クモノ、人ノ自由意志ニテ爲セルモノニアラズトノ義ナリ、性命ハ自然ニ順フ、故ニ順ト云フ、孫子ノ逃生ス

ルハ蟬蛻ノ脱去スルガ如シ、故ニ蛻ト云フ。所以ハ莊子ニ所味ニ作ル。天地一郭象強陽ヲ運動ト解セリ、即チ人ノ形ヨリ行處飲食ニ至ルマテ皆天地ノ氣ノ運動之ヲ爲ストナリ。壞ハ諸本穰ニ作ル、施ハ施與ノ義ニ從ヒテ讀ムベシ。論垣一人ノ家ニ入りテ盗ムナリ。未及時ハ久シカラズシテノ義ナリ。先居一先代ヨリ居積シタル財ヲ官ニ沒收サレタルナリ。

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

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

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舜問乎烝。

得而有乎。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況無哉。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以莊子作味爲是。天地強陽氣也。

氣也。注。強陽猶運動耳。 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氣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

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

二年而足。三年大壤。

如掌反。又作攘。穰當作穰。林本作穰。穰富饒也。 自此以往。施及州閭。

○施以智反。延也。 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

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

○亡音無。下同。 未及時。以賊獲罪。

○未及時。言淮南天文訓。三月而爲一時。 沒其先居之財。

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

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

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

浪反。○滂。普。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

浪反。○滂。普。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

浪反。○滂。普。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

天之所生云云、人之所聚云云二句注文穿鑿ニ過ギタリ、當ニ文字ノママニ解スベシ。

問ハ欺クナリ。

天地一天地ト萬物ト相離レズ、萬物皆天地ノ有ナリ、認メテ之ヲ吾有トスルハ惑ナリ。

公私一天ニ盜ムガ故ニ公、人ニ盜ムガ故ニ私、公私有リト雖モ盜タル

コトハ同シ、公私無キモ有心ナル以上ハ亦盜ナリ、唯ダ夫レ無心ニシテ公ハ自ラ公、私ハ自ラ私ニシテ、德天地ニ同シ、德天地ニ同シクシテ盜不盜復タ辨ズルヲ須ヒズ。

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生。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離力。認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國氏之盜公道。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認音仞。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

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無愛吝。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者也。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而已。自然而已。何所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一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列子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

喜世而

養正命

正當

娛耳

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黧

○焦音焦奸古旱反黧音每肌色本又作顏色諸本無黧字奸奸同集韻黧面黑氣字彙補黧未

水切音每面黑氣也或曰黧俗微字說文云物中久雨青黑也楚辭云顏微黎以摧敗注面黑也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

竭聰明進智力

○

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黧昏然五情爽惑

用德明未足以致

乃喟然讚曰

讚當作歎亦贊歎之義不必改歎

朕之過淫矣

淫當作深淫謂過

正命ハ性命ノ誤、即チ生ヲ以テ性ト云フナリ。

五情ハ喜怒哀愛欲ガ常ヲ失ヘルヲ云フ。

營ハ衛リ又養フナリ。

鐘懸一古ハ士以上皆懸
アリ、樂器ヲ架ニ懸ク。
齊心一齊ハ齋ニ同シ、
精神ヲ統一スルヲ云
フ、服形ハ氣ヲ靜メ專
ニスルヲ云フ。

齊國一中國ナリ。

治則性命自全。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畫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於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痛癢酸痛也。義見周官。擗音偶。擗也。癢餘兩反。痛癢謂疹癢也。周禮春時有痛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痛酸削也。說文云。痛疼也。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

情ハ心ナリ、有心ニシ
テ求ムベカラズトナ
リ。

號ハ號泣シテ墓フナ
リ。

列姑射山ノ神人ノ事ハ
莊子逍遙遊篇ニ見ユ、
莊子ハ藐姑射ニ作ル。

亂其聽。其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齊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山上有神人焉。形如處女。復須吸風飲露。蓋吐心。如淵泉。不復。不愛。不恨。不愛也。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儂愛隱儂也。字林云。儂彷彿見

怒ハ林希逸ノ説ニモ缺
闕トアリ。

厲ハ惡、靈響ハ奇異ナ
リ。

列子御風ノ事ハ莊子逍
遙遊篇ニ見ユ。
省舍ハ自分ノ家ニ歸ル
ナリ。

命ハ許スナリ。

不審也。山海經北海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
水居。假人愛人。注。假亦愛也。張注引之。文字有誤。仙聖爲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

畏不怒。愿慤爲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

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塞之也。○愆本又作塞。去言反。○按。作塞未

如南山之壽。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愆。塞之也。○愆本又作塞。去言反。○按。作塞未

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

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

子。進二子之道。○進。讀。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省。息。因問。○問。音。請。斬其術

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懟。音。列子又不命。尹生

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

章載有請於子。○章載。尹生名。○章載。字載。則一本作章載。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

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曩。音。今汝之鄙至此

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姬居也。○自吾之事夫子。友若

人也。○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

得夫子一眴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眴之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

口更言利害。○庚當作更。○按。更即庚之去聲。玉篇。庚猶更也。易巽卦。先庚三日。後庚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

焉。○寄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從。音。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

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

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去聲。下。橫口之

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

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

曰。內外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

淡ハ周禮鄭玄注ニ從
凡十日トアリ
片體一汝ノ身體ノ一部
分スラ天覆ハズ地載セ
ザラントナリ

潛行一空ハ莊子ニ空ニ
作ルニ從フ、潛行ハ水
ニ入ルナリ、空ハ鼻息
ノ塞ガルナリ

凡有ニ形狀聲色有ル者
皆物ナリ、物ナル以上
ハ人モ萬物モ皆相近

シ、故二人ナレバトテ
物ノ先ニ至ルニ足ラ
ズ、有形ノ物ハ之ヲ推
シ究ムレバ不形ノモノ
生シ、有化ノ物ハ之ヲ
推シ究ムレバ化スル所
無キニ出ヅルヲ知ルベ
シ、然レドモ唯此ク
理ヲ推シテ之ヲ究メテ
不形ニ至リ、化スル所
無キニ止マリタルニテ
ハ、未ダ至極ノ處(正)
ニ達セズ、至人ハ中(不
深ハ不淫ノ誤、淫ハ過
グルナリ)ニ處リ始(端
無クシテ萬物ヲ統アル
モノハ始ナリ)ニ藏シ、
即チ萬物ノ生ズル始ニ
シテ又其ノ歸スル所タ
ル太易ノ中ニ遊ビ、自
然虛無ト冥合シテ純一
靜定以テ物ト一トナ
ル、其ノ守全ク、心ニ隙
無シ(私無シ)、故ニ外
物入りテ之ヲ害セズ。

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幹音

文。幹音乾。按正韻。幹古汗切。干去聲。干乾音同。殷敬順蓋訓。乾殼爲殼。○幹音

之乾枯者。故音注如此。林曰。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此說支離。竟不知風乘

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

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

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幾音冀。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

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及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

難危也。○列音例。姬魚語女。魚當作吾。○姬音居。語魚據反。女音汝。○莊子作居子語汝。凡有貌像聲

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向秀

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

然也。○此倒語。猶云是色而已。夫奚足以至乎先也。向說亦同。則物之造乎不形。○造音作藏。而止乎無

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尋

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焉於虔反。○莊子作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

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游乎萬

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并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

含其德。注。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闕。然後通濟

羣生焉。造音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乘食墜亦弗知也。此

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胷下莊是故選物而不懼。○選

列子問關尹曰此處
二至ルマテ莊子達生篇
二見エテ、文稍異ナ
リ。
列子射一段莊子田子
方篇二見ユ。

鏑矢一莊子適矢ニ作
ル、適ハ往ナリ、方ハ並
ナリ、放テル矢ハ前ノ
矢ト重ナリ、並べ執レ
ル矢ハ直ニ弦ニ寓ス、
矢繼ギノ早キヲ言フ。

私名一私徒、私人ナリ。
偏視一特ニ目ヲ懸ケル
ナリ、偏肥ハ特ニ毀ル
ナリ。

智鄙ハ智愚ナリ。

田更ハ田叟ノ誤。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選音忤、遇也。一本作選、心不欲見而見曰選、於義頗迂。莊
子亦作選、習之涉反。選猶觸也。長笛賦、掌距却選。注、選觸也。訓、選訓逆未切。彼得
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
自然無心、委。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關性分
順至理也。之外、故曰藏也。列禦

寇爲伯昏無人射。○爲于僞反、無。引之盈貫。盡弦窮鏑、盈貫引滿也。泰
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韓非子、人曰、是其貫將滿也、並以射之、引滿譬于罪惡之大也。
集韻、貫鳥關切、音彎、彎亦作貫、史記、伍子胥傳、貫弓執矢、嚮使者、按貫、牙音、彎、喉音、此兩清
見影。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
往來。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鏑如字、不必改
大夫方舟、注、併兩船、說文、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鏑、矢即既發之矢、方、矢未發之矢、寓言
寓、矢于弦也。注、引郭象之說、云、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此說誤、或曰、復猶反也、詩、四
矢反兮、傳、反。當是時也、猶象人也。曰、象人、伯昏無人曰、是射之
射。雖盡射之、理而不。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莊子作嘗。若能射乎。則失其射矣。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足謂

二分懸
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云、揮斥猶放
迅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
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怵丑
承天纂云、吳人。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
呼、瞬目爲恂目。爾於中也殆矣夫。喪者多矣、豈唯射乎。○中、丁仲反。范氏
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
居二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肥音鄙、薄也。○肥音皮
屣。又作紀、皆毀也、字從其省。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
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鄙相籠、能鄙即能否也、論語、予所否者、論衡引
作予所鄙者、考韻。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
鏡、鄙否、左右往來。終日夜以此爲

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郊野
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按、三老五更、亦老人之稱、蓋更、練事體、亦老之
叟、今亦作叟、以此驗。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
知應爲叟也、可徵。

列子卷二 黃帝

列子卷二 黃帝

乘軒一軒ハ大夫ノ車ナリ。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先悉薦反。窘奇隕。

也。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荷胡可反。畚音本。箕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闊苦括反。遠也。廣也。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哂之。○哂奴革反。方言相輕侮。以爲無知。謂之哂。耳目不相信也。類篇。哂仍更切。又音聶。輕視也。玉篇。爾志切。方言注。諾革切。

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讒。捩揆。名推爲。捩。又音晃。搥打也。捩。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搦曰捩。又扶畢反。推擊也。捩烏駭反。推也。捩丁感反。

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單音丹。盡也。僊音無。蒲介反。疲也。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漫莫汗反。散也。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飛鳥一本作飛鳥揚。餘亮反。猶鷗物從風也。骨無磔。○磔音毀。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詎讀爲遠。因復指河曲之淫隈。○復扶又反。淫音深。隈鳥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

水底潛行曰泳。○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防同疑。防始也。○防分兩反。玉篇。防適也。隱二年公羊傳。始滅。防於此注。防適也。齊人語。按本文亦或方言。訓始杜撰。

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欺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亡音無。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防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

聽^ヲ追^{ヒテ}幸^{トス}昔日之不^レ焦^シ溺^セ也。怛^{トシテ}然^{トシテ}內^ニ熱^シ惕^シ然^{トシテ}震^シ悸^ス矣。水^ニ火^ニ豈^レ復^ス可^ク近^ク哉。復可字倒。當作可復。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詩序無羊。宣王考。牧何楷曰。列子之書。大都談詭不足信。然彼生于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已。按下文宣王養鬪鷄。亦宣王好牧之餘事。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音嗣。下食虎同。雖虎狼鵠鷲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華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孳尾牡牝相生也。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搏噬。音博逝。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園。作園。魚巨反。姓毛。名丘園。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

夫食虎者ヨリ其殺之逆也。至一節ハ莊子人間世篇ニ見ユ。

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為于僞反。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碎一本作決。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以怒而順之也。殊性而愛媚。其心之所順之也。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生使各得其性。亦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操七刀。反下同。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浮水。曰游。善游者數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數。日而能之也。爾雅釋詁。數疾也。疏皆謂急疾也。注數色據反。術也。恐誤。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也。而謬操

顏回問ヨリ拱内ニ至ルノ一段莊子達生篇ニ見ユ。

蠅一古人ハ蟬ヲ食用ト爲セリ、禮記ニモ見ユ。承蠅ハ結テ竿ニ着ケテ蠅蟬ヲ取ルナリ。五六月ハ蠅ハひぐらしナリ、五六月ハ方ニ之ヲ捕ルノ時ナリ、蟬チ易キ丸ヲ結竿ノ梢ニ載セテ之ヲ墜サヌ練習ヲナシ、其ノ手際ニテ蠅ヲ粘ス、株駒ハ木ノ切リ株ナリ。

疑ハ疑ニ同シ、疑ニ於神ハ神疑ナリ、即チ心ガ内ニ定マリテ外チ忘ルルナリ。

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

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蠅。痾於禹反。僂音縷。痾僂背曲。疾也。蠅音條。一本作蠅蟬也。猶掇之也。

掇都括反。拾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

則失者。錙銖。向秀曰。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蠅所失者。不也。錙銖音淄殊。錙垸九音同。考工記。冶氏爲殺。纍音累。垸音丸。司馬彪云。謂累之於竿頭。矢刃重三垸。淮南時則訓。圓而不垸。並讀丸。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槩株駒。槩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願云。槩堅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曰。槩株駒。斷樹也。駒當作

處身若槩株駒。林曰。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此說未安。吾執臂若槁木之枝。槁○空好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蠅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疑。莊子作疑。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莊

子盜跖篇。撻衣淺帶。或取此。或曰。衣恐掖壞字。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治

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載讀爲再。林曰。載言更言也。亦讀載爲再也。再拜或作載拜。亦同例。張曰。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誤。海

上之人。有好漚鳥者。○好呼報反。漚音鷗。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

至者。百住而不止。○住音數。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

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

禽鳥猶覺人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去丘呂反。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

矣。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齊在詣反。趙襄子率徒十萬。○率所律反。狩於中山。火敗。藉苒

燔林。○藉在夜反。苒而證反。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苒。燔音煩。燒也。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

煙燼上下。○燼疾刃反。上時掌反。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

者。襄子怪而留之。○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

仲尼適楚。ヨリ丈人之謂乎。ニ至ルノ一段亦莊子達生篇ニ見ユ。

心ハ知ノ舍ナリ。
試語云ハ暇日ヲ待チ
テ試ニ語ラントナリ。
夫子ハ孔子ナリ。

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
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裏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
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
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
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
子夏曰。刳心去智。音枯。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
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
則有餘暇矣。言待暇日而試語之矣。注不分曉。林注。試管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誤。
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
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強欲爲之者。有不
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
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
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
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
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
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

命ハ名ナリ。

期以一年月日ヲ斷定シ
テ少シモ違ハザルナ
リ。

無其文一吾ト汝ト文ヲ
盡サズ、マタ實ヲ盡ス
ニ至ラズ、汝固ヨリ未
ダ道ヲ得ズ、雌ノミニ
テ雄無ケレバ卵成ラザ
ルガ如シ、然ルニ汝道
ヲ得タリトシテ人ト相
抗シテ信セシメント
ス、故ニ汝ノ有ル所ノ
モノ悉ク汝ノ色ニ現ハ
レ、人得テ汝ヲ相ス。

濕灰一壺子ノ相ニ生氣
無ク冷キ灰ノ如シトナ
リ。

諸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
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後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
足怪也。○有神巫。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
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
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
日也。○避一本作棄。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
丘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
曰。謂季咸之至。
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無當作既。既字脫偏。
實而固得道與。音余。衆雌而無雄。○淮南子。陰陽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
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
相汝。向秀曰。充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或作充音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司馬云。氣如濕灰。列子入。涕泣沾

衾ハ莊子襟ニ作ル。罪乎一萌ニ作ルニ從フ、萌乎ハ草木ノ萌スガ如クナルヲ云フ、唯萌シテ未ダ生ゼズ、故ニ動(語)カズ又止ラズト云フ。

德即チ一氣ハ形變ノ始メナリ、故ニ之ヲ幾ト云フ、德義ヲ塞グテ以テ將ニ死セントスルガ如ク見ユルナリ。杜權ハ杜塞ノ中ニ變化アルナリ、即チ死中ニ生氣アルヲ云フ。

此爲杜權ノ四字莊子ニハ無シ、當ニ莊子ニ從フベシ。名實不一生氣幾ニ動キテ而シテ微ナリ、踵ヨリ發シテ未ダ顯レズ、故ニ名實未ダ心ニ入ラズ、是ヲ善者(即チ長

養ノ氣)ノ幾(即チ微)ト云フ。

莫朕ハ莊子莫勝ニ作ル、此處ニ引ケル注ハ莫勝ニ從ヒテ解セルモノナリ。太冲莫朕ハ至虛ニシテ端倪ヲ見ザルナリ、衝氣ハ氣ノ平ラカナルモノナリ、即チ氣已ニ動キテ平ラカナリ、故ニ動靜得テ端倪スベカラズ、故ニ以テ精神統一セズ(不齊)相スベカラズト爲ス、下文ノ九淵ハ水ノ深クシテ靜カナルモノヲ以テ衝氣幾ニ喻ヘタルナリ。鯢旋之潘一ニ鯢桓之蟠ニ作ル、今影宋本ニ從フ、注ニ見ユル釋文及補遺ハ均シク一本ニ從ヘルナリ。未始出一宗ハ道ナリ、道ト一ニシテ離レザルヲ云フ、猗移ハ莊子ニ委蛇ニ作ルニ從フベシ、虛ニシテ順、物有ルガ如ク物無キガ如ク、

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諛不

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行之爲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詭音震。莊子作萌乎不震不正。崔本不正作不止。云如動不動也。按作止爲正。林注。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恐誤。是殆見吾杜

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灰或作全。吾

見杜權矣。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之意矣。此說

得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覆載之功見矣。比

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

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莊子。真人。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

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齊。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齊側皆反。下同。吾無

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太冲莫朕。向秀曰。居太冲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衝氣幾也。衝平

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潘音藩。○鯢音倪。桓胡官切。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潘音盤。本作蟠。水之濫回之濫。今作

蟠。恐寫之誤。○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爲淵。濫

水之潘爲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沃水之潘爲淵。○沃。烏僕反。水

潘爲淵。○汎音牽。水。雍水之潘爲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汧水之潘爲

淵。○汧音牽。水。肥水之潘爲淵。○水所出。異爲肥也。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

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

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猗移。猗於危反。委移至順之貌。不知

其ノ如何ナルモノナル
カチ知ルベカラズ、遜
伏、弟靡シ、瀉、波流、
シ、視テ知ルベカラ
ズ、故ニ逃レ去レリ。

食糝一系ノ食フ物ヲ食
フモノノ食フ物ヲ食フ
ガ如ク、美惡ヲ忘ルル
ナリ。
雕瑑復一雕瑑ノ文ヲ去
リテ質朴ニ復リ、塊然
トシテ獨リ立チテ偶チ
失ヘルガ如ク、事物紛
紜タレドモ自ラ固ク封
閉セリ。

有ニ神巫ヨリ壹以、是
終マテノ一段莊子應帝
王篇ニ見エ、文少シク
異ナリ。
吾食云云ハ列子ノ語ナ
リ。漿(飲物ノ名)ヲ賣
ル家ニ就キテ之ヲ買フ
コト十家、其ノ五家ハ

買フヲ待タズシテ先ツ
饋レリ、是レ吾チ敬セ
ルナリ。
夫内誠一誠未ダ融化セ
ズシテ固結シテ内ニ在
リ、故ニ自ラ形ニ現ハ
レテ便辟(譎)ニシテ光
有リ、人之ヲ見テ服シ、
老者ヨリモ吾チ重ンズ
ルニ至ル、此レ吾チ患
フル所チ亂シ、禍患此
ヨリ生セン、故ニ驚キ
テ反レリ。
贏ハ利益ナリ。

效我以功ハ我ヲ用ヒテ
功ヲ致サシメントスル
ナリ。
汝處已一汝外游スルコ
トヲ須ヒズ、留リテ此
處ニ居レ、人將ニ來リ
テ汝ノ處ニ聚ラント、
再ビ此ヲ以テ列子ヲ喻
サントスルナリ。
冠之一杖ヲ以テ頤ヲ
支ヘテ皮肉髪ムナリ、
蓋シ外面ニ立チテ列子
ノ言フ所チ聽ケルナ

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誰何猶云誰某也。漢書
賈誼傳。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也。 因以爲弟靡。弟音
伏也。 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弟靡當爲類靡。向秀曰。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
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弟靡。莊子作弟。埤雅云。弟讀如
音近。相借耳。按。類靡。波流。並說季咸消沮。屈伏
之狀。味因以二字可見。舊說並屬。壺子者誤。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
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 爲其妻爨。 向秀曰。遺恥辱。○爲
人。 向秀曰。忘貴賤也。○食豨之食音。 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
嗣。下同。豨。虛豈反。楚人呼猪作豨。 於事無親。 適無莫也。 雕瑑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瑑。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瑑。持亮反。一本作琢。
亦通。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注。瑑。琢。謂琢刻爲文也。爾雅。玉謂之雕。 怫然而封戎。向
雕謂之琢。據此。雕瑑。皆治玉之名。莊子亦云。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怫然而封戎。向
曰。真不散也。戎。或作戎。○怫。音紛。○怫。莊子作紛。爲是。紛。然蓋無高卑大小之貌。封戎。莊子
作封戎。崔本同。本文云。封戎。散亂也。按。封戎。恐蒙茸之轉。音頗近。蒙茸。散亂不檢束之貌。
壹以是終。 向秀曰。遂
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 吾食
於十漿。 客舍賣。 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饋。求位反。餽也。

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於
辟。成光儀。○譎。音牒。類篇。譎。安也。形。謀言形容安徐也。莊子。大
多政法。而不譎。亦當訓安。林曰。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此說妄。 以外鎮人心。 以
於嚴服物。 使人輕乎貴老。 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
内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
則所患亂至也。○整。子西反。林曰。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
則不能逃。當世之害也。按。莊子。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亦當訓積。郭象訓
和者。非是。而整。積音之轉也。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 無多餘之
考韻鏡。整。積異聲。同呼。借紐。 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 無多餘之
贏。 已。○贏。音盈。一本無無字。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
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
事。 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
重者責。 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
功多。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矣。 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歸之果衆。○屨。九遇。 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音。頓。豎也。立
反。關西呼。屨謂之屨。 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音。頓。豎也。立
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 導也。必忍反。 列子提履。徒跣而

列子卷二 黃帝

擊石云云ハ今文尙書皋陶謨(古文尙書益稷)ニ見ユ。

前驅。音率。帥。鷓鴣鷹鳶爲旗幟。鷓鴣一本作鷓。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鬪者戰於阪泉之野。太史公蓋或據列子。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夔堯當作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剛反。行戶。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數音朔。畜朽又反。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蠕。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血氣之類ハ人ヨリ禽獸蟲魚ニ至ルマデノ物ヲ指ス。狙公ノ事莊子齊物論篇ニ見ユ。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爾雅云。有足曰蛾。一本作蟲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音脣。馴。先誑之曰。與若芋。茅栗也。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馬云。朝三升。暮四升也。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莊子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

應影響ハ一寸他ノ鶴ヲ見聞シテモ直クニ應ズルナリ。

紀滄子養鬪鶴ノ一段ハ莊子達生篇ニ見エ、文稍異ナリ。

猶應影響。接悟之速。○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勝之。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見宋康王。惠盎。惠施之族。○盎。阿浪反。見賢遍反。康王蹀足聲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刺。七亦反。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

比以之

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四上之四件。並未免有累。故曰四累也。淮南子注。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此說得矣。張注。固誤。林注。以累爲積累之累。亦非是。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

列子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時。○穆王名滿。昭王子也。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礙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

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

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

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

蠖。蝮也。禮記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當作蠖。如蠖蝮臭也。張注據此。攷古質疑。引列子作腥膻云。原注膻力侯切。今本脫之。王之嬪御。膾惡

路寢ハ天子ノ正寢、三牲ハ牛羊豕ナリ。

而不可親。○集韻。腫音羶。說文。羊臭也。本作羶。或作羶羶。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楮

聖之色。○楮音者。赤色。聖音惡。白土也。無遺巧焉。五府爲虛。○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

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終南山名。在京兆。

號曰中天之臺。○新序。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鑄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不足以爲臺。趾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簡鄭衛之

處子。娥媯靡曼者。娥媯。音茅。娥媯。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方言。秦晉之

澤。○澤。當作。荀子。正論篇。側載。翠。史記。禮書。翠。是。臭。芷。正。娥眉。設。笄。珥。珥。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珥音餌。衣

阿錫。○阿。細。錫。錫。細。布。○衣。於。既。反。○阿。地名。阿。錫。與。齊。執。爲。○出也。○曳。齊。執。所

音。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瑩。

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小川信成曰。日月當作日日。

字也。且且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

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

舍然釋然ナリ、心解クル貌ナリ。

屯雲ハ聚雲ナリ。

帝ハ天帝ナリ。

若積蘇ハ薪ナドヲ積ミテ作リシガ如シトナリ。

移ハ手ニテ推スナリ。

古ノ酒ニ清濁ノ別アルモ皆多少濁レリ、故ニ酌ミテ久シク置ケバ上部ハ清ム。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

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

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蘇樵。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

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

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

惑自然。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碩虛焉。○碩。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

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扶。貴反。○清。當

也。方言。拂。曬乾物也。揚。楚通語也。林曰。酒以濃爲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拂。未敗也。按。韓非子。壺酒不清。林說本此。王問所從來。左右曰。

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

移之意。

有ノ字原本無シ、注ニヨリテ補ヘリ。返有ハ王ノ常ニ見テ有ト爲ストコロ、變亡ハ暫時ノ間ノミ見テ無シト爲ストコロナリ。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俯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有。閒音閑。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疑慙

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慙亡者。心之惑也。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繡駟。而左綠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灤。灤古轅字。○史記曰。造父爲穆王得驂。赤驥白驥。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爲名。

也。後有渠黃。踰輪。渠黃。山子爲八駿。盜驪。山子爲八駿。丙石經作。字林云。隱作西。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通雅。商商。王伯厚音。泰丙。當是泰丙。誕生音。齊合屠赤水。作齊。范摠云。溪友議。載乃齊。商。按。泰大通。大丙見。淮南子諸書。則讀爲泰丙者是也。釋文。隱作西三字。難讀。恐當作家作灾也。

主車則造父爲御。商商爲右。商音泰。篆作。商音。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

渠黃而左。踰輪。踰輪。恐即。踰輪。博物志。八駿之一。蓋驕。反。盜驪。即荀子。之。織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天主車。○郭璞云。柏。天人姓名。參百爲御。奔戎爲

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蒐音搜。西戎國名。巨蒐氏乃獻白鵠之

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湏。以洗王之足。湏。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湏。竹用反。及二

乘之人。○乘。實。證反。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崑崙音昆論。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別日升崑崙之丘。以

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

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人類也。其辭

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崑崙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

○於乎音嗚呼。又作呼。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音諧。穆天子傳作。辨。故張湛讀。諧爲辨。後世

其追數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數。色。句。反。責。穆

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幾音豈。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也。通作徂。世以爲登假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封ハ所謂封禪ナリ。

踏ハ足ナリ。

先生。國老成子恐即老商子。成商音近。考韻鏡。成商左右往來。一清一濁。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指而進之於室。屏左右。○屏必。鄧反。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第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一。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僦校四時。○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無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俯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

密庸ハ密ニシテ用ヒ、人知ラザルナリ。

古ハ夢ミレバ則チ吉凶ヲ占ス、故ニ周禮春官宗伯ノ屬ニ占夢ト云フ官アリ、占法ニ三種アリキ。
 形所接ハ覺メテ耳目等ノ外物ト接スルチ云フ、下ノ神所交ハ寢ネテ心ガ事物ト交ルチ云フ。
 蓋ハ周禮註ニ作ル。思夢ト寢夢トノ別ハ、思夢ハ心ニ思フトコロアリテ、未ダ甚ダ明ニ意識セザリシモノガ夢ニ見ハルナリ、寢夢ハ明ニ意識シタルモノノ見ハルルナリ。

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俯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覺有八徵。○覺音教。夢有六候。也。候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一本本作。形所接也。此八徵者。周官注云。蓋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蓋音愕。周林曰。蓋者夢中驚。蓋而覺者也。懼者因有所愛懼而夢也。懼與蓋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二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旨亦明覺夢。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夫變化云為。皆有因。

一體云云ハ、人ノ一身ノ氣ノ盈虚消長ガ、天地外物ト關係アルヲ云フ。

浮虚沈實共ニ氣質ヲ以テ云フ、一ハ輕ク一ハ沈メルナリ。

飲酒ノ二句ハ夢ニ見ルトコロニヨリテ覺メタル後ニ遇フベキ事項ヲ言フ。

想ハ妄念妄情ナリ、神定マル者ハ妄情妄念無シ、故ニ夢無シ、覺テ信ズル者ハ默シ、夢ヲ信ズル者ハ理ニ達セズ、

語ル者ハ情念妄動スルニヨル、故ニ又夢ヲ信シ、理ニ達セズ、情念ノ妄動ハ物化ノ往來スル者ニシテ、所謂睡生夢死ノミ。

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恒丁達反。一體之盈虚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熇。火性猛烈遇則燔熇也。○熇如

悅。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剋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饑饉林本則夢取。本作飢爲是饑饉之饑從幾飢渴之飢从几下同。是以以浮虚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嚴粲曰揚可爲舟又可爲屋材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激之水

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藉帶而寢則夢故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之反也。按揚溺爲對嚴說得之。將陰夢火。○陰字未審或陰晴之陰關尹子將陰夢水將晴夢火此與本文相反然陰晴相對可以徵也。林曰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此說支離一說陰密也將爲密事也。史記陰重不泄注陰密也。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之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常語晝日想有此交其覺也形開。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事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

達。○林曰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爲真也。按信如字亦通。物化之往來者也。而屬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無乃常不眠何夢之有此亦。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寓言以明怪也。○幾音豈。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亡音無下同。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林國亦曰齊州。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審度恐。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阜音婦。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

達。○林曰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爲真也。按信如字亦通。物化之往來者也。而屬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無乃常不眠何夢之有此亦。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寓言以明怪也。○幾音豈。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亡音無下同。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林國亦曰齊州。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審度恐。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阜音婦。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

列子卷三 周穆王

趣役ハ走役即チ使役ニ
供スル者ナリ、侵ニ晨
昏ハ夙夜ナリ。

勤ハ勤ノ字ニ作ルモノ
ニ從フベシ。

相藉音陵。貴勝而不尙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周之尹氏大治產。音持。其下趣役者。侵晨

昏而弗息。考韻鏡。趣走橫轉。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

則呻呼而卽事。申吟下同。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

爲國君。昔昔夜夜也。通雅。樂府有昔昔鹽曲。即勞勞也。昔爲夜。故爲往昔之義。

之昔。又曰。昔夕同聲。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

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勲。林本。作勤爲是。役夫曰。人

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御虜。太平。御覽作夫。苦則苦矣。夜

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

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

罵杖撻。無不至也。數。如字。博雅。責也。眠中吟嚙呻呼。吟。吾南反。嚙。音義。○吟

密之曰。升庵引列子注。作吟嚙。余嘗曰。吟語含口也。嚙寐語。謂語不成句也。呻。驚呻而

噎也。呼有聲而無字也。吟音庵。唐楊瑒傳。公卿吟默唯唯。可知四字爲形容喘噎之聲。徹

疾並ハ二人ノ疾共ニ
ノ義ナリ。
駭鹿ハ物ニ驚キテ飛ビ
來リシ鹿ナリ。

室人ハ妻ナリ。

詎有ニ薪者。邪云云ハ薪
者ガ夢ニ鹿ヲ得タリト
云フコトアルベカラ
ズ、其ノ事ハ汝ノ夢ナ
ルベシトナリ。

且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

人遠矣。夜夢爲僕。御太平御覽。僕下有夫字。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

覺之所美。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

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

夜理苟不兼。未足相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御。迎也。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隍。無水池也。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

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

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

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

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

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知。非字。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厭。音愜。又於艷反。

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

夢認云云ハ夢ニ薪者ノ鹿ヲ認メタルノミニテ、實際薪者ガ鹿ヲ得タルニアラズトナリ。

毒之ハ之ヲ苦ニスルナリ。弗占ハト兆ニ現ハレザルナリ。

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音無。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華，胡化。反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毒，病之也。湯問篇。毒，聖毒之注，毒病也。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林曰：弗禁，以為祟而弗能禁止也。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隱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非

露ハ裸ニスルナリ、幽ハ暗室ニ置クナリ。傳世ハ己ノ世嗣ノ子ニノミ傳フトナリ。

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疾痼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慮，蓋亂在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句，世字屬下句讀。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史巫醫術之所，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三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列子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

音閑。

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

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

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

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知命故不憂。

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愀然有閒。

○愀。七小。

反。愀然變。

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遺唯季反。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闕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

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此一節充倉子所載有異同錄其文以備考陳懷若柳使其大夫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敝邑則小亦有聖人異于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充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聽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充倉子待以上卿之禮充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充倉子曰吾能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充倉子曰我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入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

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能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大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常林本作嘗按常嘗音同故假借通用。

廢心云云ハ無心ニシテ
動用皆自然ナルヲ云
フ。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

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

亢倉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桑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按韻鏡亢庚上下往來倉桑左右往來並通音而非同音也。 得聃之道。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微焉則視聽不 能以耳視而目聽。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 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 魯侯卑辭

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

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

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 心合於氣

此又遠其形智之用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 神合於無

音。唯唯。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

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爲差也 乃不知是

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

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

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丘弗知。

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 商太

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 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

聞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 西方之人

假託之語無所指也注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

林希逸ノ如キハ西方ノ

此ノ一段ハ論語ニ、太
宰ガ子貢ニ孔子ハ聖ナ
ルカト問ヘル章アルニ
本ヅケルナラン。

林希逸ノ如キハ西方ノ
聖人ハ佛ヲ斥セルナリ
ト爲ス。

介然之有ハ一介甚ダ微
ナルノ有ナリ、唯然之
音ハ一唯甚ダ小ナル音

ナリ。

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聞，目不見，口不言，心不用，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一說云：欺，欺也。非相驚，仲尼之狀，而如蒙，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兩目爲俱，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物茂，卿曰：俱爲假面，故曰：蒙。如左傳：蒙臯比之蒙，按：淮南子云：視毛嬙，猶類醜也。

注：類大頭也。據此，魄或醜，形近張注。字書作：欺，大面醜也。此說與淮南子頗合。注：欺，魄也。土人也。亦一說：然於字義不叶，則恐非。是林曰：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

此據張注一說，欺，神凝形喪而爲說，其義迂闊，不可從。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在一本作存。

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

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

顧視云云，南郭子土偶（欺魄），如クニテ人ニ似ズ，故ニ列子ニ比ス。レバ形神與ニ列子ト偶セズシテ，與ニ處ルベカラズトナリ。衍衍云云，ハ言語應接ガ自ラ守ル所ヲ推シ通シテ，人ニ勝タントスルノ心アルガ如クニ見ユトナリ。

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窺理體極，故言兼忘。○進音盡。以下林注分三節，而爲照應。而前三亦字一節，中二亦字一節，下二亦字一節。即此章一大眼目。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亦無所不言。

遺無所遺者，未能離遺，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

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

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龕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學乘風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

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音縱。從口之所言，更

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

定於一。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

方哉。

故ハ陳舊ナリ、變化チ觀ルチ目的トス、故ニ故無シ。觀其所變ノ其字、原本之ニ作ル、今宋本ニ據リテ改ム。固與人一列子ハ凡人ハ觀其所見ト云ヘドモ凡人亦恆ニ變チ觀ルナリ、列子自身ハ所ニ玩無故ト云ヒテ外物ノ變化チ認ムルノミニテ自己ノ變化チ認メズ、心專ラ外ニ馳セテ自ら己ヲ知ラズ、然レバ其ノ游ハ凡人ノ游ト同シ。而ルニ自ら異ナリト爲スノミトナリ。

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音盡。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黃帝篇作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固之林本作其為是。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苟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

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窞。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所至。故重發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眡。○眡音視。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

無所由一一生ノ生クル所
以ヲ知ラズシテ常ニ生
クルハ道ニ循ヒテ自然
ナルナリ、生クル所以
ニヨリテ生クル者ハ生
終リテ亡ビズ、是レ常
人ノ生ヲ養フ者ナリ。
有所由一人ノ生本ト自
然、生ハ己ニ由ラズ、
生クル者ハ死ス、死亦
己ニ由ラズ、生死共ニ
自然ナリト雖モ、生ハ
無ヨリ有ニ往クモノナ
リ、故ニ無所由ト云ヒ、
死ハ有ヨリ無ニ入ル、
故ニ有所由ト云フ、由
死而死ハ死スベキ所以

チ爲シテ死スルナリ、
故ニ自然ノ生未ダ終ラ
ズシテ死ス、是レ常人
ノ生ヲ輕ンズルモノナ
リ。
無用一心中生ニ用ヒズ
シテ生クルハ道、生ク
ベキ道ヲ用ヒテ終リテ
全クスルハ常人。
有所用一既ニ成形ヲ受
ケテ人タレバ、之ヲ全
クセントシ、而シテ時
來リテ死スルハ道、死
スベキ道ヲ用ヒテ死テ
得ルハ常人。
爽ハ味ヲ辨セザル也。

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
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
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
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
音佩。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
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
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過通亦通窮亦通
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

也。林曰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
所以生泯其智識者道也此說得之。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
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開得自然而全者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
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
之必死之地此
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林曰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
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此說得之。
由死而死故雖未
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
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
順應死
而未及於此。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
存亡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
林曰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
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
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

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
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
死故可哀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猶羣輩也亦不知
所以生亦不知所以

死故哀樂失其
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音睇。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口將爽者先辨淄澠。
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淄音緇澠
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北海郡千

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
老子五味令
人口爽。林曰自眇以下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鼻將窒

者先覺焦朽。
焦朽有節之氣
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者先亟犇佚。
僵仆也。如顏淵知
東野之御馬將奔

也。與人理亦然。○僵音姜。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此六者常得
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

亟去吏反犇佚音奔逸。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
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
身全具。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
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多

賢。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
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有治能而
參國政者。

鄧析ハ左傳ニモ見ユ、今世鄧析子有リ。舞ハ嘲戲スルナリ。伯豐子チ犬豕ニ比シテ嘲ルナリ。

牢藉一牢藉ハ系小屋ナリ、長幼羣聚シテ執政ノ力ニヨリテ飽食煖衣スルヲ嘲リテ犬豕ニ比スルナリ。

機ハ機巧ノ人ナリ。

無相位一上記ノ人皆才多ケレドモ人ノ上ニ立チ人ヲ使フヲ得ズ、此レ等ノ事ノ知能無キ人ガ反リテ其ノ上ニ立チテ之ヲ使フトナリ。

子者トイフ。役猶トイフ。行過東里。音戈。過。遇鄧析。鄧析鄧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刑。子產用之也。○析

錫。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爲于僞反。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養養上音余亮。反。下音余賞反。

受養而不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爲犬豕。自以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固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鼈。又國語云。羅籍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柵。按籍當作籍。字彙補音義與策同。策。籍柵並通。莊子以臨牢柵。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林注。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

役。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聰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無事焉。苟繁謂傳。殷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滅我耳。殷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必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公議堂谿氏也。皆周賢士。○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按韓非子。堂谿公謂昭侯曰。云云。又吳夫槩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傳。此又一堂谿。不可混。潛夫論云。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此亦以地名爲氏也。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奴亂切。宣

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折之舌反。蠶音終。一曰。蝗也。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

人ノ親ハズ爲サザル所
ハ己レニ爲シ易キモノ
ナリ、人ハ易キヲ棄テ
テ難キヲ爲ス、今先
此ニ力ヲ致セバ外ノ見
聞皆難キモノ無シ。

公子牟ト公孫龍トノ問
答莊子秋水篇ニ見ユ、
張注ニ文侯ノ子ト爲ス
ハ非ナリ。

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師事之。及其人。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既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立。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言不自負其力。而用有力者。是名力者。不用其力也。恐失文義。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負力者矜。能顯用。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徐渭曰。今人多認魏牟爲子牟。以莊子謂中山公子牟也。不觀此篇下文云。魏牟乃魏之公子也。安可連子於牟哉。按張注亦云。以邑子牟。其誤久矣。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

漫衍一泛濫ニシテ一家ノ學術ヲ主トセズ。

括ハ管即チ矢ノ弦ヲ受ケル處ナリ、準ハ的ナリ、矢ガ弓ノ處ヨリノ處マテ相連續ストナリ。蓬蒙ハ古ノ善射人。

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雖才辨。而不合理也。○中。丁仲反。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林曰。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其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檀。大安反。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意。恐誤。莊子。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與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詒。欺也。○詒。音待。欺也。下同。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準。即正鵠。發矢。之所取法。故名。準。林曰。準法也。造。準。而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逢。蒲。江反。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史記云。綦園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綦。衛。即淇園。考韻鏡。綦。洪。同音。衛。園。異聲。同呼。注。解。衛。爲。羽。恐。誤。

意ハ心ノ念ヲ所ナレドモ、既ニ意ト云ヘバ心ニアラズ。
物ヲ指シテ人其ノ物ヲ以テ至ル、然レドモ指ストコロ一物ニ偏ス、

故ニ至ラザル物アリ。

物ハ無限ニ分割シ得ベシ、故ニ盡キズ。
影ハ一影亡ビテ一影復タ生ズ、此ノ影動キテ彼レニ移ルニアラズ。
髮ヲ多ク集メテ繩ト爲セバ千鈞ノ重キヲ引ク、然レドモ其ノ引クハ一筋ノ髮皆同シク之ヲ爲スナリ、故ニ一髮引千鈞ト云フベシ。
白馬ハ色ヲ以テ名ヅク、馬ハ形ヲ以テ名ヅク、故ニ白馬非馬ト。
母有レバ孤ニ非ズ、孤ト云ヘバ母無キ也、故ニ云フ未嘗有母ト。
無意ハ心未ダ動カザル時人心皆同シ、意生シテ人心皆異ナリ、是レ意アレバ心アラザルナリ。
無指ハ一物ト云ヒテ求ムレバ衆物皆之ニ應レバ至ル物アリ至ラザル物アリ。

子。而睚不睫。○睚音匡。睫本作映。目瞬也。下同。映且治反。矢隧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勞之末。不能穿魯縞也。○隧音墜。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與。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百慮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闡得理。皆此類也。○林曰。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按味鈞字。則林說極是。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至拙者。關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關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愈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林注。子龍之徒。謂牟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爲文飾其疎缺乎。闕疎脫也。吾又言其尤者。○尤甚。○尤過也。非尤物之尤。下文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必知其妄也。此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訓尤爲謬誤。莊列之旨。而非名家之論。林曰。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不得爲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是意不爲心。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立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指讀

爲旨。有意有旨。有物有影。皆一類之語。世說文學中。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折文句。直以塵尾柄。確几曰。至不。客曰。至矣。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芒。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於影。惠子曰。飛鳥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林曰。白色也。以色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名曰馬。謂色爲白。則可。謂形爲馬。則可。若以白馬爲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林曰。孤犢雖母之所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非孤犢也。按犢莊子作駒。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林曰。不以物爲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爲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

盡物一物ヲ盡シタリト
思フニ、物常ニ有リテ
盡キズ、有竟ニ無トナ
ラズ。
至等一何レノ髮毛皆同
シク引クヲ云フ。
非孤犢一母アラバ孤ニ
アラズ。
餘竅ハ上文ノ鳴ガ口ヨ
リ發スルニ對シテ下口
ヲ指スナリ。

立我蒸民二句ハ尙書洪
範皇極ノ文ヨリ來リ、
不識不知二句ハ詩大雅
皇矣篇ノ語ナリ、極ハ
中ナリ、民ハ王者ノ建
ツル中ヲ以テ極トスル
ナリ、帝ハ此處ニテハ
天帝ナリ。

在己無居ハ執着無キナ
リ、形物其著ハ其ノ道
ガ事ニ見ハルルナリ。

瞻之在前二句ハ論語ニ
見ユ、顏淵ガ孔子ヲ讚
シタル語ナリ。

默而一心自ラ道ニ合
シ、天性ノ儘ニシテ自
然ナル者之ヲ得。
眞知眞能トハ知ラズ能
クセザルヲ言フニアラ
ズ、故ニ發シテ知ル無
ク能クセザルハ眞ノ知
能ニアラズ、知リテ己
レヲ師トセズ、能クシ
テ有爲ニ涉ラザルヲ眞
ノ知能ト爲ス、聚塊積

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
鄙不可解。樂正子與曰。子以公

孫龍之鳴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公孫龍之鳴一本
作公孫龍於馬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白馬論

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鳴即辨也。罵之比於鳥語。故云鳴與莊子合喙鳴之鳴義同。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
辭。故遂吐鄙慢之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

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
理論。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年。天下欲治。
故堯治之。不知

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
於物者

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

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
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爾雅五達
謂之康。釋名

五達曰康。康昌也。昌盛也。車步併列並用之。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
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

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
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
身退。舜不

辭而受之。會至
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
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物形

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爾雅注
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順物而動
故若水也。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其應若響。應而不唱。
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

不違物。同於道者。
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

亦不用心。唯忘所用。
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智用心。皆與上文相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

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
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

者。所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其於遠近非當。若兩忘有無。其於先後無二
心矣。爾雅注。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

道何嘗近。於無心者。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爾
性成之謂安行也。與下文能

字相應。林以生知解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知極則同。於無

則與默而得之相混。誤。爲。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慎到塊不失道。爲死人之

學。亦是此一塊。積塵也。此則
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塵ノ如キハ直ニ爲ス無
キノミ、道ニ循フモノ
ニアラズ。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問於夏革。

革字莊子音棘。○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往來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釋文。革紀力切。集韻。音殫。殫。疑直混。

棘音同。林曰。棘。革音近。恐傳訛也。一說。夏革字子棘。誤。曰。古初有物乎。茫而已。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爲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

紀也。今之所謂終者。或爲物始。所謂始者。或爲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

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

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

然無極之外復

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所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

有極有盡也

隨筆作是以

曰猶齊州也

齊中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

曰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

人民猶是也

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

問營之

問營之

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

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

夫含萬物者天地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

夫含萬物者天地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

齊州ハ中國ナリ。實ハ實際ニ證スルナリ。

大小相含ハ小ハ大ニ包含セラレ、所謂大ハ更ニ大者ニ包含セラレ、層層相進ムヲ云フ。

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

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

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

夫太虛也

夫太虛也

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

夫太虛也

也有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

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

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

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

遠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

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

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

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

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

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

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

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

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

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

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

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

獲譏於世論吾子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

故昔者女媧氏練

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

質相補也○媧音

斷鼇之足

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

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

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

故

天ハ西北ニ高ク地ハ東南ニ低シト爲スハ、春秋時代ニモ其說有リ。

修ハ長ナリ、淮南子ハ
王父ノ諱ヲ避ケテ、長
チ一律ニ修ニ作レリ。

天漢ハ銀河又雲漢ナ
リ。

百川水潦歸焉。○潦 音老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渤海今 樂安郡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山海經云。東海之外 有大壑。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耳。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闕。 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或作歸塘。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喻其速。○數色主反。注同。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三番ハ三組ニ分ケルナ
リ。
交ハ交代ナリ。

厄ハ狹ナリ。

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著直略反。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毒 病也。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大荒經曰。北海神也。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列仙傳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龜也。 迭爲三番。○番音翻。更代也。 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數色。主反。 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趣讀爲促。急也。考韻。鏡趣促異聲。同呼借紐。 灼其骨以數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算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鯢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數所據反。算計也。 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古稱北極者。皆指北方之極地也。 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巨當作巨。以之古文。一說。巨。鉅通。鉅億猶云鉅萬也。亦通。 帝憑怒。○憑大也。○憑讀爲馮。方言馮怒也。楚曰馮。注。馮。恚盛貌。昭。五年左傳。今君奮馮。震電馮怒。說文。隘。說文。隘。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冥靈、大椿、菌芝ノ事
莊子逍遙遊篇ニ見ユ、
但菌芝ヲ朝菌ニ作ル。

蝶蚘ハ該篇ノ蝶蚘カ。

終髮ハ宋本終北ニ作
ル。
冥海云云ハ莊子逍遙遊
篇ニ見ユ。

垂天ハ天ノ一方ヲ蔽フ
ナリ。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僬僥音譙堯。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國。名曰諍人。○山海經。有小人。長九寸。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靈者。○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大椿木名。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易隨卦君子。注。晦晏也。菌芝朝生暮死。故又名朝菌。一說。春夏之月有蠓蚘者。○謂蠓蚘蚊。朝當作朝形。近莊子。朝菌不知晦朔。亦通。春夏之月有蠓蚘者。○謂蠓蚘蚊。蚘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之北有溟海者。○終髮莊子云。窮髮。○溟海。窮髮。莊子釋文。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鯨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垂天。即天之一邊。其體稱焉。○莊子云。鯨化爲鵬。

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名彌正。夷堅聞而志之。○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請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即左傳庭堅。或古讀夷如。黃。考韻鏡。黃庭同聲。同呼。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在詣反。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秋毫之末。○離除倚反。離。子羽未聞。○離除倚反。離。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離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唯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摘音惕。摘。摘同。挑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同齊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不資外用也。碎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檮音柚。○山海經曰。荆山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群飛云云ハ其ノ極メテ
小ナルヲ説クナリ。

檮等ノ事周禮考工記ニ
見ユ。

渡淮云云ハ淮北ニ移植スルヲ云フナリ。汝ハ後世所謂峴江ニテ蜀ニ在リ。

皮汁已憤厥之疾。

疾也。

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

○周禮曰橋渡。淮北而化爲枳。鶴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

○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汶武中反。鄆元水經曰濟水出

王屋山爲允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營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鶴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汝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汝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汝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慙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地氣然也。

此事義見周官。

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即太行也。聲相近也。考韻鏡形行上下往來。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

太行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圖形彙函作刑。林曰太行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

指通ハ南ニ向ツテ道ヲ通ズルナリ。

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雜猶僉也。

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

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魁小阜也。周語以爲魁。可蓋培塿一作附婁。魁然即塊然。一說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

○荷胡可反。

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

孀寡也。○亂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

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

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

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

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

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

且焉云云ハ、假如二山ヲ移シ得ルトスルモ、其土石ナ何處ニ置カントスルカトナリ。箕畚ハ土石ヲ盛ル器ナリ。

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

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曾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

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

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

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

列子湯問篇。按夸娥。恐即嫦娥之類。負一山。一厝朔東。○厝。音措。玉篇。朔

曰幽。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

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

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

後。故北山之愚。與娶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夸父不量力。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曰。夸父

林。鄧。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林曰。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按古曆法。有太歲。有小歲。淮南天文訓。斗杓為

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

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

右也。其此之謂也。荀子儒效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注。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今鄙言有太歲。頭上動土之語。此專指歲星少異。

神靈所生。其物其形。○羣書治要。作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

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

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

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按夏革。殷湯問答。止于何以識

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以下。別是一種之說。此章初舉大禹之言。勸以夏革之說。非大禹。夏革親相問答也。夏革。殷人。無由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

壽矣。注。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根之外者。非用心

太拘。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

知際畔之所齊限。○齊。子細反。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

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若三山重累者名陟。按注引爾雅三山。郭璞云重隴也。爾雅釋山。山三襲陟。疏。山之形倒陟。本从阜。則與隴隴等一樣字面。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

甄。甄音擔甄音槌。甄音甌。甄音瓦餅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

曰神漢。山頂之泉曰漢。漢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潰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漢。臭過蘭椒。味過

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埒猶限也。注據爾雅云。山上有水埒。疏謂山嶺之上有停泉名埒。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亡音無下同。土氣和。亡札厲。札厲音疫死也。人性婉

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儕音士。皆反。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

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孳音息也。阜音盛也。有

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

則飲神漢。集韻。倦達眷切。音券。罷也。玉篇。悶也。與倦通。亦作憊倦。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

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

君臣ノ分無ク、夫婦ノ別無キナリ。

魁擧ハ期ヲ定メテ其ノ事ヲ實行セントスルナリ。

君舍ハ君思ヒ止マリ給ヘトナリ。

妖靡ハ美女ナリ。肆咤ハ叱咤ナリ。

視攝ハ指麾ナリ。

臣恐一臣亦行クヲ止メ、但其ノ理由ハ彼ノ國至ルベカラザルノ恐アルガ故ナリ、豈ニ齊ノ富ヲ戀ヒ朋ノ言ヲ憚リテ止ムルナランヤ。

山之重隴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爾雅釋山。山三襲陟。疏。山之形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甄。甄音擔甄音槌。甄音甌。甄音瓦餅也。

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山頂之泉曰漢。漢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潰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漢。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埒猶限也。注據爾雅云。山上有水埒。疏謂山嶺之上有停泉名埒。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亡音無下同。土氣和。亡札厲。札厲音疫死也。

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儕音士。皆反。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孳音息也。阜音盛也。

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集韻。倦達眷切。音券。罷也。玉篇。悶也。與倦通。亦作憊倦。

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

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愀然自失。

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

舉。舉音恐。期訛。舉之平聲。爲居亦讀。姬音近。剋期言約定日期也。後漢書鍾離意傳。解徒桎梏。與剋期俱至。林曰。幾剋舉者。言幾乎剋日而欲舉行也。亦通。隰

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

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

曰。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按暗嚙叱咤見史記。叱咤本套語。則張說極是。且止部本無入聲。借質韻入聲。名曰寄韻。故止部肆字。自與質韻叱字。假借通用。此卽通音之理。

視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攝林曰。視攝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按。從林說亦通。攝音同。亦奚羨於彼。而

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

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

知彼國之巨偉。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

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勝見管子。下之字訓往。與上文俱之。其國之字相呼應。言唯恐其國之不可得而往也。張林二家並未之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自不可得而往也。豈南國之人。祝髮而裸。

裸力果反。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以朋之言故止也。

連於一有形ノ物ニ於テ
モ亦然リ。
均髮一髮ノ力一様ナレ
バ千鈞ノ重ヲ懸ケレド
モ髮絶エズ、輕重即チ
髮ノ力ニ一様ナラザル
トコロアレバ絶ユ。
此ノ論墨子經說下篇ニ
見ユ。
詹何ト公子牟トノ問答
莊子讓王篇ニ見ユ。

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林曰。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髮不均。墨子經說無。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林曰。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人以爲不然。凡人不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芒鍼爲鉤。音亡箴。荊榛爲竿。○蘇本作條。○蘇當作篠。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家語曰。鯉魚其同。天瑞篇。認而有之。林本作仞。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仞人之事者。敗仞即認。字。讀書通認與仞通。前漢書儒林傳。孟喜因不肯仞。汨。黃帝篇與汨偕。出汨字義同。不絕。鉤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願頰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且子余反。弱弓纖繳。○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放分。兩反。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

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弗識。言不知其何人也。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弗識。言不知其何人也。識。故各反其家。各

弗識トハ其ノ人ヲ認メ
ザルナリ。

且小假之一姑ク少シク時ヲ與ヘテ後日ノ成績ヲ察セヨトナリ。

非故形。故妻
子不識也。一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列腸胃。瀧洗五藏。天
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
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莊子昭文之鼓琴。棄家從
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鉤弦。 師文舍其琴。嘆曰。
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 師文舍其琴。嘆曰。
文非弦之不能成。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
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
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立應不相。且小假之以觀其後。 師文曰。得
待也。不必訓寬。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
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涼
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
月。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黃
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得冬氣。故凝陰。水凍。暴卒也。及冬而叩徵弦。
以激蕤賓。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
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
道竟。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
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
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
得聲者。或吉或凶也。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見韓非子十過篇。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 鄒衍齊人。亡以加之。
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
○亡。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
音無。未窮青之技。 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饒於郊
善歌者。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韓娥韓國善歌者也。 賈糧
過雍門。 名。杜預曰。齊城門。 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
棟也。

曼聲ハ聲ヲ長ク引クナリ。

瓠巴、伯牙二人ノ事荀子勸學篇ニモ見ユ。

志想象ハ志ノ在ル所ヲ想ヒ象ルナリ。

莊子。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卽此字。又梁麗可以衛城。此攻城之具。似梁棟者。力命篇。居則連權。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里老幼。長引也。

○一里本。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作十里。

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忘向之悲也。乃厚

賂發之。發猶。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

子名周善琴。又善。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

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

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

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

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唐詩。想像精靈欲見難。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

崑。不至於山。○弁音奄。弁山日入之所。○弁山卽兗州之山。見大荒西經。穆天子傳

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云不至於山。蓋傳聞之異。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作進。○林曰。薦之進之也。漢書。摺。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

曰。日以俱來。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

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穆王驚

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趣音。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鎮。音反。曲

頤也。又五感反。鎮猶搖頭也。○巧夫。恐工人之訛。林曰。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亦通。鎮。林本

作鎮。云。鎮。壓也。壓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按。唐韻。鎮。五感切。左傳。襄十三年。衛侯入。迎于

門者。鎮之而已。注。鎮。搖其頭也。亦作頤。又正韻。驅音切。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

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瞬音。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

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

巧夫ハ工人ナリ。

諸料ハ仔細ニ驗スルナリ。

廢ハ取り去ルナリ。

班輸ハ魯人公輸般（般又班ニ作ル）ノコトナリ、當ニ輪班ニ作ルベシ、其ノ巧ハ禮記檀弓ニ見ユ、雲梯ヲ作リシコトハ墨子公輸篇ニ見エタリ、墨子木爲ヲ作リシコトハ韓非子外儲說上ニ見ユ。穀ハ滿引シテ未ダ發セザルナリ。

牽挺ハ機織器ノ下方ニアル挺、足ニ隨ヒテ上下スルモノナリ。

麓ハ牛尾ナリ。

棘刺ハいばらノとげナリ、物ノ小ナルモノ、其ノ端ハ更ニ小ナリ。

白黒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悅而嘆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羸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設弓即虛發也注箭無虛發四字有病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

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蹠林曰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按牽挺並訓引蓋以其用爲名也列女傳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主綜即牽挺也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道反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亞鳥嫁反次也本作必學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釐懸虱於牖釐音毛爾字典凡言物之細者爲釐引列子按釐馬尾也牛尾亦曰釐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射食亦反爾林曰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爲弓朔蓬之箛以朔之蓬爲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

造父ハ古ノ御ヲ善クセシ人ナリ。

良弓ハ良キ弓工ナリ。良弓之子云云、禮記學記篇ニ見ユ、弓ヲ作ルニハ角幹ヲ撓ムルコトヲ要ス、故ニ箕ヲ作クルヲ學ビテ其ノ練習トナス、治ハ金ヲ柔ニシテ合スルヲ必要トス、故ニ裘ヲ作ルヲ學ビテ物ヲ合ハスコトヲ練習ス。立木一足ヲ容ルニ足ルダケノ大サノ木ヲ並べ而カモ歩ヲ計リテ置キ(飛石ノ如クスレナリ)其ノ上ヲ行クナリ。

推於御ハ此ノ理ヲ推シテ御法ヲ悟ルベシトナリ。

請爲父子剋臂以誓。

淮南子曰。中國鬻血。越人鬻臂。其

一也。許慎云。剋臂出血也。鬻所甲反。

不得告術於

秦豆氏見諸雜書記。秦太

人。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通呂覽聽言云。造父始習於

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

爲裘。

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治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

汝先觀吾趣。

趣行也。趣

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

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

纒得安脚。計步而

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秦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

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

銜之際。

○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御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釋文。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按齊輯與下文

臂吻亦馬ニ就キテ云フ。臂腕掌握ハ御者ニ就キテ云フ。履繩ハ傍ニ外レザルナリ。

六轡ハ三馬チ一車ニ駕スルニヨリテ云フ。詩ニモ見ユ。二十四蹄ハ六馬ナリ。天子ノ車ニ六馬ヲ駕スルハ漢代ノ制ナリ。

急緩對。則輯當訓和。釋文誤。一說輯揖。形近揖。一通齊輯。即齊。一史記始皇本紀。普天之

下。搏心揖志。揖志卽一志。通雅。專一作搏。壹搏。一搏揖。考韻鏡。揖一同聲。同呼。此說亦通。

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林曰。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此說亦通。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莊子。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而旋曲中規。矩取

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

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

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

中節。與和轡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

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

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

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特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齊世家。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睚。誰敢任之。卽此類。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

露ハ瘦スルナリ。計粒而食ハ食フコト少キナリ、順風而趨ハ風ニ逆ウテ行クダケノ力無キナリ。

痕撻ハ痕跡ナリ。

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刀。披胸受矢。鏃鏑摧屈。鏃音芒。鏑音譚。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鷓音寇。生而須哺。曰鷓。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他。或音拖。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音淡。音艶。莫識其狀。其所觸

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爾爾雅。毒藥無刃。狀如朽鐵。著人無血而死。意列子所稱宵練者耶。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因夜下。林本有則字。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驕休壁反。○又呼麥反。破聲。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寶下。林本有劍字。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音預。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音之。彙函。作方爲是。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音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噓疾而腰急。音噓。音益。喉上也。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

如投虛ハ手應ヘ無キナリ。何蚩ハ黑卵ノ子ハ來丹ノ劍ヲ揮ヒテ三下セルヲ知ラズシテ、戲レニ招クト思ヘルナリ。

支彊ハ手足強直ナルナ
厭ハ厭勝(まじなひ)
ナリ。

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厭於染反。本又作壓。烏

狎反。厭即厭勝。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

○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

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鍔鍔

火浣之布。

○浣音緩。異物志云。新調國有

即赤金。集韻。鍔本作鍔。鍔鍔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

火浣之布。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

布色。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出火而振之。皜然疑乎

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

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

通篇人事皆定命有ルコ
トヲ説ク。
力ハ自由意志、命ハ定
命ナリ。

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菽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菽菽謂之荏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菽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迨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怛當割反。或作悟者非。增韻。怛驚也。莊子。無怛化。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襄公之次弟。鮑叔牙

事公子小白。糾之次弟。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子糾。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召本鮑叔奉也。公子小白奔莒。○音舉。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紕無知。秩服。遂殺之。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射食。亦反。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況。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舍音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卓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

管仲ノ一段全ク史記ニ同シ。

召忽、鮑叔、管仲、桓公ノ行事皆定命アリテ然リト爲スナリ、下亦同シ。

桓公問病ノ一段管子戒篇・莊子徐無鬼篇ニ見ユ、文稍異ナリ。

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本作疾。深也。論語子疾病可徵。管子作仲父之疾甚矣。義同。棠函作病久矣。亦通。可不諱云。管子作若不可諱也。呂覽作國人弗諱。注言死生不可諱也。莊子作可不謂云。係誤字。按不諱謂死也。史記商君傳。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後漢書桓榮傳。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不已若一己ニ如カザル者ヲ人トハ思ハズ。

鉤乎君ハ君ヲ引キテ己ニ從ハシムルナリ。

上忘一君ニ事フルニ無心ヲ以テシ、民ニ逆ハズ。

於國云云ハ察察ノ明ヲ用ヒザルナリ云フ。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君使從己之意也。林注。鉤乎君。鉤絆拘束之也。此說缺妥。下且逆平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管子無不字。叛作畔。林曰。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按下不叛。無背叛之心也。管子作好上識而下問。注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呂覽作上志而下求。注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不耻下問也。據此。忘或志。訛志。識字通。然莊子亦同本文。則不必改字。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使合道而。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管子無者字。未有不得人者。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謗不讐。不能成功。勿已則

荀子ニヨレバ鄧析亦惠施ノ如ク、辯說ヲ以テ人ニ勝タントシタル者ナリ、兩可無窮ハ其ノ得意トシタル詭辯ヲ云フナリ。

隰朋可ナラン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ヲ 不得レ 不薄ク 非厚ク 隰朋也ヲ 不得レ 不厚ク 厚之於始ニ 或薄之於終ニ 薄之於終ニ 或厚之於始ニ 易地而可也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ヲ 皆天 鄧析操兩可之說ヲ 析音錫操七刀反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設無窮之辭ヲ 當子產執政ニ 作竹刑ヲ 刑法ヲ 鄧國用之ヲ 數難子產之治ヲ 子產屈之ニ 子產執而戮之ヲ 俄而誅之ヲ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レ 不用ク 鄧析非能屈子產ヲ 不得レ 不屈ク 子產非能誅鄧析ヲ 不得レ 不誅也ヲ 此義例與上章同也 可以ク 生ク 而生ク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也ヲ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 可以ク 死ク 而死ク 或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於死ニ 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 天福也ヲ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之地而威之於死ニ 是之死ニ 可以ク 生ク 而不生ク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ヲ 願生而不得生

命ハ天道ノ自然、何物モ之ニ加フルコト能ハズ、亦反クコト能ハズルナリ。

故曰天 可以ク 死ク 而不死ク 居困辱之地不願天罰也ヲ 輕死而不之可以ク 可以ク 死ク 得生ク 得死ク 有矣ヲ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ヲ 曰林曰得生得死即是說得之張注拘 不可以ク 生ク 不可以ク 死ク 或死ク 或生ク 有矣ヲ 此義之生而更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ヲ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ヲ 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 天地不能犯ヲ 天地雖大不能干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ヲ 干當訓求如伊尹以割烹干湯之干若訓犯訓逆則與上犯字相復無味 鬼魅不能欺ヲ 鬼魅雖詐其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ヲ 默無也ヲ 曰林曰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音則 平之寧之ヲ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ヲ 功無遺喪 楊朱之友曰季梁ヲ 魏策魏王欲攻鄆季梁聞之中道而反注魏人非莊子所稱按莊子有季真而無季梁恐引列子誤作莊子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ヲ 漸進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ヲ 去聲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

我乎！我ト汝トノミ死
生命有ルヲ知ル、醫巫
豈ニ之ヲ知ランヤトナ
リ。

衆醫ハ庸醫ナリ。

胎氣一母胎ニアリテ氣
足ラズ、生レ出テテ乳
ヲ飲ムコト少ク、體原
來虛弱ナリ。

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謂與己同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三醫未詳其名。史記仲尼弟子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或矯氏其族。又晉大夫矯父之後。亦姓矯。又矯音橋。萬姓統譜。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塚。因為氏。俞氏即俞跗之後。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藝文志。太公有岐伯。俞拊。鶡冠子。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盧子即扁鵲。史記注。扁鵲又家于盧國。因命之曰盧醫。褚澄曰。扁鵲盧出。盧醫遂多。按。列子多虛託之言。然三醫或有所指。未可知也。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

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湩竹用反。乳汁也。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音嗣。食音嗣。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

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音亦。榮為是。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亡音無。○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兼盡也。言迎天意云云。一句。解老聃之語。言如後世注家之言字。而揣利害。亦是老子之意。即以經解經也。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或訓言為我。誤。楊布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按。兄弟猶難為弟。難為兄之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

兄弟ハ相近キナリ、父
子ハ相遠キナリ。

愛憎ハ世人ヨリ受クル
所ノモノナク云フ。

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語魚 自以巧之微也。矇怗情露。讓

極凌諄四人。矇苦交反。怗苦牙反。讓音蹇。諄音碎。此皆多諄訥。澀辯給之貌。○怗口

言讓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凌諄謂好陵辱責

罵人也。說文云。諄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矇阮孝緒云。恐怗伏態貌。按矇恐音同。字書皆云

或謂之矇。亦一說。然與上文墨屎相復。則恐誤。讓一作讓。類篇。寒本字。揚子方言。猶也。沅湘之間

楚語也。注亦北方通語也。又作寒。音蹇。與讓同。廣雅。吃也。注。口吃難於言也。極急。性林本作

極。爲是極窮也。語窮不出口也。林曰。凌諄詰問也。莊子曰。哲士無凌諄之事。不樂音義。諄音

信。廣雅云。問也。又音崇。又音峻。一本作說。按諄音崇。此自本音。考韻鏡。諄音峻。並同。呼諄

說上下往來。釋文引字林云。音聚。律反。諄音碎。此皆反。今考聚。律反。即濁音。蓋橫轉也。諄碎

上下往來。此皆反。即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

爲才之得也。眠姪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眠莫典反。姪徒爾反。誣止累反。

諉煩重之貌。○眠音殄。方言。眠姪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蚩弄也。誣諉鈍滯也。爾

雅云。累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爲誣諉也。○字字典。眠字條云。集韻。彌殄切。麪上聲。揚子方

言楚鄧謂欺諉爲眠姪。一曰。便劣。又列子力命篇。眠姪誣諉。注。眠姪不開通貌。麪上聲。揚子方

嗤弄也。又姪字條亦云。眠姪不開通貌。引列子。按字典所引。與今本少異。眠姪蓋欺弄人也。

與誣諉之意。正相反。林曰。瑟縮不正之貌。未審何據。爾雅釋言。諉諉。注。以事相屬。累爲

誣諉。疏謂相累及也。楚人曰。誣。秦人曰。諉。誣諉蓋累人屬託之意。訓鈍滯。訓煩絮者。并非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譎謂責其過也。 自以行

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

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林曰。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按爾雅。偶合也。 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

所歸也。侷侷成者。俏成也。侷姑危反。俏音肖。俏似也。○侷幾欲之貌。釋文。

初非成也。侷侷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 故迷

生於俏。感其似成敗。而不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林曰。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

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 信命者。於

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言信命者。於禍福吉凶之在 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

背峻坂。面深隍。危之至也。然揜目塞耳。則不自覺其危險。故 故曰。死生自命也。

却免墜仆之禍。此極譏。彈不信命者之言。更深意注不通。故曰。死生自命也。其

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 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 怨夭折者。

竟僂一成ルニ幾シトハ
成ルニ似テ成ルニアラ
ズ。

於僂一肖似ハ辨シ難キ
モノナルガ、能ク之ヲ
辨ズル者ハ禍ニ駭カズ
福ヲ喜バズシテ、皆命
ナリト知ル。

揜目塞耳ハ聰明ヲ斥ケ
テ自然ニ循ヒ、其ノ二
心アルノ弊ヲ去ルナ
リ、然レバ坂ヲ墜ニシ
隍ヲ前ニスルノ危キニ
臨ミテモ、命ヲ信ズル
ヲ以テ懼レズ、故ニ墜
仆セズ。

多智ノ人ト雖モ、得失相半シ、少智ノ人亦然リ、然レバ多智ノ量料度モ少智ノ不量等モ畢竟幾何ノ差異モ無キナリ、竟ニ力ヲ用ヒズンテ命ニ任スノ得失成敗皆自然ナルニ如カズ。

滴滴ハ流蕩シテ其處ヲ去ルナリ。
使古無死者ハ古ヨリ死ト云フコト無クバ善キニト云フコトニテ、感歎ノ句ナリ、下句ニ連ナラズ。

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中半也。○陟冲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亡所不量。任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喪。無。亦非知全。○知音智。下知喪同。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林曰。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芊芊茂盛之貌。○通雅云。升庵引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據此。明板或作鬱鬱芊芊。韓詩外傳作鬱鬱泰山。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流蕩貌。○滴滴。晏子作滂滂。釋文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據此。原本同。晏子作滂滂。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韓詩外傳作國。子高。晏子史作艾。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駑馬稜車。

常守ハ常ニ此ノ國ヲ有シテ死セザルナリ。

事ハ農事ナリ。

相室ハ家務ヲ執ル者ナリ。

可得而乘也。○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士限反。○林外傳作柴車。注。稜車小車。其削木不圓淨也。按。稜一作棧。棧形近。作棧爲是。韓詩外傳作晏子。○雪。晏子作刷。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孫星衍曰。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考韻鏡。行何上下往來。假暇音同。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一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秦策。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

言從ハ君ニ從フナリ、
管氏而已トハ死後ニ子
孫唯ターノ管氏タルノ
ニテ富貴ノ言フベキ
無キナリ。

省ハ察即チ明ナリ。

孩抱ハ孩提ニ同ジ、嬰
兒ノ時ヲ云フ。

介焉ハ心ニ介在スルナ
リ。
美厚ハ美女ナリ。

文曰管仲之相齊也曰字宜移此句首。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

下至若實名貧僞名富並孟氏之問辭。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

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

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

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此推惡於君也。斂收聚也。施始散反。民皆歸之。因有齊國。

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爲善不以爲名。名自生者實名

名也。爲名則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

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不僞則不

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而後生致僞者由

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

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陽曰一毛微於肌膚。微於一節省矣。楊

朱曰百年壽之大齊。限也。去聲。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

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音致。又

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

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音無。亦亡一時之中爾。則

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

可常厭足。○一本厭。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

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按。規

昭二十六年左。傳。規求無度。偶爾爾慎耳目之觀聽。○慎。一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楛。○械也。何以異哉。異

也。古。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

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形氣轉續。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

所好。當身之娛。○言當身之娛。皆人之所好。下同。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爲善

名者。○勸。一本作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

所能ハ力命篇ニ謂フ所
ノ力ノ能クスル所ニア
ラザルヲ云フ。
所生、所死等ハ力ノ生
セシメ死セシムル等ナ
云フ。

且趣一先ヅ當世ノ事ヲ
急ニセシ、即チ現世ノ
快樂ヲ急ニセントナ
リ。

寡宗ハ一族ノ衰フルナ
リ。
誤ハ人ヲ誤ルナリ、清
貞ハ人ヲシテ餓死寡宗
ニ至ラシムルニ、尙ホ
之ヲ善クスルコト伯夷
等ノ如キ者アリ。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
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
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
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自然。十年亦死。百
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
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
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
放餓死。也。或訓致下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放字亦同。展季非亡情。矜貞
之郵。以放寡宗。寡宗寡其宗姓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
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言清貞之誤。人至于餓
死與寡宗。而伯夷。展季之徒。猶善爲之如此。若字。林本作在。誤。楊朱曰。原憲寡
於魯。子貢殖於衛。殖貨殖也。原憲之寡。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
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

情ハ憐愛ナリ。

珠玉ハ死者ノ口ニ含マ
シムルモノ、文錦ハ死
者ニ衣スルモノ、犧牲
ハ祭祀ニ用ヒ、明器ハ
葬ニ用フルモノナリ。

壅關共ニ塞クナリ。

善樂生者不寡。足己之所資。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
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言生雖相憐。而死則相捐。此本言人情之甚薄。
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此說誤。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
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非
下加唯字。看則通。不含珠玉。音撼。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
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葉大慶曰。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
死於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歲。
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
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
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
所欲向。恐饗之假音。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
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
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

往ハ一本性ニ作ル。

一日己ノ一日ハ他人ノ一月ニ當ルホドナルヲ云フ。

拘錄共ニ之ニ束縛セラレルナリ。

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鼻通曰顛。顛音舒延反。○與羶字同須延反。○與羶字同須延反。謂審於氣臭也。莊子外物篇鼻徹爲顛。音義顛舒延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讀爲往。林

爲是。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廢大也。○按爾雅釋詁廢大也。詩廢爲殘賊。傳廢怵也。釋文一本作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熙熙縱情性也。一日一月一年十年

對唯言歲月之不久而已。林曰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此說恐誤。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子程役而不錄。戚戚然以至久生。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

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

望門一門外百步ニシテ酒氣鼻ヲ撲ツナリ。

艸也。孟子毀其薪木。注。哀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恐其傷我薪艸樹木也。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林

曰。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按黃皇音同。黃帝或作皇帝。黃子恐即皇子。皇子見湯問篇。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大夫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大夫法於鼎事。在昭六年。

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鍾說文。酒器也。孔叢子儒服篇。堯舜千鍾。孔子百觚。正字通。壺屬漢大宮銅鍾。卽壺也。俗謂卮。一說鍾量名。千鍾猶云千斛也。小爾雅。二缶謂之鍾。注。八斛也。

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音無。九族

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比類。密反。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媵鳥果切。媵奴坐反。方其聃於色也。音同。聃。上聲。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

威ハ憂ナリ。

○足即其反。益也。三月一出。意猶未愜。愜志滿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愜志。鄉有處子之

娥姣者。娥姣。雅云。好也。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挑。相誘也。挑。大了反。

秦策。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注。誂。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挑。徒了反。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

造鄧析而謀之。○造七。到反。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

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

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時。猶論語時其亡也之。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音問。曰。人之

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

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

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爲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

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孰念猶云何慮也。林曰。孰念深念也。與熟同。亦通。而欲尊禮

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

失當身之。慙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

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

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

○說一。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猶別

本作爲。辨也。按別。即辨之入聲。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

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

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

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

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

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徑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

君臣之道息。人各其ノ分内ニ安シ。相利セズ相害セズシテ天下治ル。故ニ君臣ノ道亦廢シテ用無シトナリ。忙然ハ茫然ニ同シ。

東者之累故有。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園林注。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按韓非子。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亦謂馬府之子孫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也。偏邊。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往。往。住讀爲數。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園林曰。氣幹猶氣骨也。按幹猶幹父之論云。夫形體骨幹云云。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住ハ數ナリ。

賦ハ醜金ナリ、藏ハ葬ルナリ。

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園林曰。賦而藏之者。言斂其資而葬之。按葬者藏也。見檀弓。然藏只是斂藏之意。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骨又作屈。○禽骨釐墨子弟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園管子。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子華子。全生爲上。虧生次之。蓋當時有唱全生之說者。故孟孫陽問之。以斂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斂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園曰。楊子又曰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

廢ハ自然無心ナル也。
生死一ニ自然ニ任ズ、
故ニ久速ヲ論ゼズ、即
チ速亡ト久生トノ優劣
無キナリ。

伯成子高云云ハ人各
其ノ分ヲ守リ他ヲ利セ
ズ(他ヲ害セザルコト
ハ勿論ナリ)シテ天下
治マルト云フ主義ニテ
揚朱爲我ノ主義ハ即チ
是レナリ。
一體ハ四體ノ一ナリ。

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鋒
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踐一本 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
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 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 以放
於盡。 制不在我則 所願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舍音捨 大禹不以一身
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 悉天下奉一
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
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 過故發此問也 楊
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趣 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 禽子出語孟孫陽。 ○語魚 據反 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
之心吾請言之。 請彙 函作試 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 曰
爲之。 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 ○斷音短 禽子默

然有間。 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省察然
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
之一物柰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
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 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
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 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
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
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斲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
不愛弟妹之所不親。 舜妹書傳無載唯列女傳云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 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 通雅云數手舜妹史記正義親戚謂弟象妹顛手等顛古果反漢書古今人表作數手舜妃 女英作女營孟奇引說文畫嫫舜妹也史 記正義作顛又云繫畫始于嫫故曰畫嫫 行年三十不告而娶。 ○告古沃反 告上曰告發
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 ○推文例入下恐脫之字林 曰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 鮫治水

居東云云ハ周公ノ事ナリ。

土。○鮫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鮫。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書益稷。惟荒度土功。傳。大治度水土之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過音戈。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夷。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夷。按。宋儒多疑此事。然列子亦有邵公不悅之言。則古必有所傳矣。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削迹。言絕仕官之路也。史記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去。或指之。窮於商周。○宋殷曰商。韓非子。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即宋太宰也。或曰。上既有伐樹於宋之文。則商周猶云。周國也。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故名商周也。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楊朱以名爲僞。故其言如此。言有名無實。則名者固非有實之可取也。故四聖雖有萬世之名。而與無名同也。即名無實之說。雖稱

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卽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竹書紀年。帝癸三年。築傾宮。大戴禮。桀宮瑤室。據此。築傾宮。本係桀。晏子春秋。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靈臺與本文合。傳聞各異。竊疑傾宮。當作瓊。以音轉。考韻鏡。傾瓊。左右往來。一次清一濁。竹書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瓊室。即瓊宮。東京賦。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甘泉賦。襲瓊室。與傾宮分。注。桀作瓊室。紂作傾宮。淮南墜形訓。傾宮。旋室。注。傾宮。滿一頃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施機關。可轉旋。故曰旋室。按。傾宮。旋室。即瓊宮。璇室。高說。恐誤。呂覽。作爲璇室。築爲傾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亦誤。縱欲於長夜。○論衡云。傳語。紂爲長夜之飲。言坐在深室之中。閉窓舉燭。故曰長夜。史記評林。考要云。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飲按。二說未詳孰是。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言有實無名。則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故桀紂雖被愚暴之名。而與無名同也。卽實無名之說。蓋世有有愚暴之名。而無愚暴之名者。桀紂有愚暴之實。而有愚暴之名。然其實猶無愚暴之名也。雖毀

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

胡泉也蒼頡篇云蕈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蕈思上聲爾雅云萍萍也又華頡蕭也郭注今穎蒿也初生亦可食也林曰戎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芹菜而為羹也萍子亦菜之類也按林以戎菽甘泉莖芹萍子為四物其說或是甘棠甘橘甘草甘遂之類多帶甘字則甘泉亦或其類但解莖芹頗牽強莖芹或芹之一種廣韻莖於京切音鶯艸名爾雅釋艸姚莖涂薺芹本美味故呂覽云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埤雅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蕈於口慘於腹也此亦不知莖芹別是一種也又按廣韻無子對鄉豪稱之鄉豪里鄉豪取而嘗之蕈於口曰直有子曰泉林蓋據此

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

求於外有以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但非累正身乃侵損正氣陰陽之蠹猶言天地之賊也林曰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強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

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

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七終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淮南子：列子學壺子觀。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林曰：言聲也。按言心之聲也。故不曰聲而曰言。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言身之有榮辱，猶影

度ハ尺度、稽ハ尺度ニテ計リ考フルコトナリ、行ノ善惡ハ度ナリ、善トシ惡ト爲シテ之ニ應ズルハ稽ナリ。湯武先天下ノ人ヲ愛ス、故二人亦之ヲ愛シ、戴キテ王タラシメタリ、不道ハ稽度ノ理ヲ知リナガラ之ニ從ハザルヲ云フ。

之有短長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將有隨之。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韓非子外儲說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語意相似。關尹蓋引古語。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度在身稽在人。○林曰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湯武愛天下故王。○于況反。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後道不行者則出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遠理而得。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有炎即大庭氏見莊子月令其帝炎帝注此赤精之君炎帝大庭也莊子左據稿木。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度徒洛反量也。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存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言俟汝問而語之幸矣。然余未汝語也。請試語汝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不能奪也。是雞狗也。○氣讀。彊食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爲制是禽獸也。氣讀。林曰彊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按靡磨切也。莊子與物相刃相靡角讀爲魯古文觸字。淮南齊俗訓獸窮則羣。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也。○呂覽作嘗。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林本。作以考韻鏡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然。

彊食ハ力ヲ以テ爭ヒテ食ヲ求ムルナリ、靡角ハ相共ニ力ヲ角スルナリ。

列子卷八 說符

班白ハ孟子ニ頌白ニ作ル、頭髮黑白相半ハスル者ヲ云フ、不班ハ色力尙ホ盛ニシテ驕奮ナレナリ。

以上我ヲ貴ビ賢ヲ尙ブノ論ハ純乎タル儒家ノ論ニテ、他篇ノ義ト異ナリ。錄殺莖柯ハ莖柯ヲ録ノ如ク殺ギテ細カラシメタルナリ、毫芒繁澤ハ葉ノ文理潤澤アルナリ。食ハ上ヨリ録ヲ賜ハリシナリ。宋人ノ一段ハ韓非子喻老篇ニモ見ユ。

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班班通。王制。舊本或無不字。林曰。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不可。而況欲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願爲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韓非淮南並作象。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殺所鋒。韓非子作豐。考韻鏡。鋒。豐同聲。呼。豐。殺蓋云。葉形本豐滿。而末稍尖也。林曰。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滅。削。處也。亦通。毫芒繁澤。南子作顏。考韻鏡。繁。顏。左右往來。唇牙本無往來之理。然唇喉既有通轉。所謂宮羽異說也。而牙喉極近似。則繁之作顏。亦轉音也。林曰。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按。毫芒。言芒端極細似。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

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因道而化。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按。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云云。不足。以贍物。則無不周。有言之。鄭子陽者。子陽鄭君。蓋遇弑而不諱者。故韓非子云。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史記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家大人曰。劉向列子序云。列子。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殷敬順曰。繆音穆。子按。繆恐繆誤也。夫鄭繆公元年。周襄王二十五年也。先孔子生時七十五年。若列子生其時。則何因得言孔子之事哉。按說符篇載。鄭子陽遺粟於列子。事史記云。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推年歷。子陽之被害。孔子卒後七十八年也。史記注云。繻或作繻。劉序蓋作繻。公後人傳寫。誤作繻也。敬順不察。追字音之。葉大慶曰。攷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歟。雖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爲誤。姑隱之于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粟之事。以爲樂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子陽。遂及列。樂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齊宣。梁惠同時。列先于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好呼。報反。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望望也。拊擊也。儀禮。士喪禮。婦人拊心不哭。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遇一本。作過。或作。

戰國時代ニ鄭子陽繻公ニ相タリ、後君ニ殺サル。

列子卷八 說符

適謂君以失士爲過而餽粟也。遇一本作過爲是林曰。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一作亂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史記。穰苴召軍正問。漢書。衛青問。其罪于正閔。注。張晏曰。正軍正也。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宮。宮刑也。放。放逐也。一說。其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公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

術ハ蓋シ備術ナリ。
宮ハ宮刑ニ處セルナリ。
法ハ兵法ナリ。
攝ハ介在スルナリ。

全而歸之ハ彼ノ身ヲ全クシテ歸スナリ。

君ハ孟氏ノ子ヲ云フ。

原注ニ舍音捨トアルハ、蓋シ音釋ノ誤ナルベシ、今削ル。

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功而失會者矣。○屬音燭。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法。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鄰雍者。○鄰。羣書治。要作御字同。

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殘羣。書治要作戊為是。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韓非說林上。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史記吳王濞傳亦云。察見淵中魚不祥。注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答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適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有羣書。治要作其。圓流九十里。圓與。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

此ノ一段黃帝篇ニモ見ユ、文稍異ナリ。

○涉水也。○林曰。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並蒲浪。反。涯音崖。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錯七故反。言不以止者之言為。意也。林注。不以波濤之險為意也。誤。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忠信。字誤衍。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識。音志。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林曰。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

易牙ハ齊桓公ニ事ヘ、
味ヲ知ルヲ以テ名有
リ。

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澠音乘。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固淮南子同。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

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言言也。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爲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爲無爲。物自從。理自成。

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知音智。淺帝篇云。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釋文。齊在詣反。莊子知北游亦有此語。但至爲無爲。作至爲去。而呂覽淮南並作淺智者。承列子之文也。不足怪矣。又林注。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按本文之事。固口碑所傳。故呂覽亦載之。淮南或取之于呂覽。亦未可知也。以此致疑淺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高誘公之所以死於浴室。注。浴室。司寇也。一曰。浴室。深浴之室也。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也。新穉。狗也。翟。鮮也。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淮南子作取尤人。終人。注。尤人。終人。翟之二邑。按左尤形似。中終音近。考韻鏡。中終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使遽人謁之。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本文約引之。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嘗。林。本作常。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引之。皆難也。呂覽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非儒云。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按襄十年左傳。叔梁紇挾懸門。此實錄也。而爲孔子之事者。傳聞之異。諸子多此類。林曰。拓舉也。釋文引淮南子注。訓引亦通。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

墨子爲守攻。公

孔子白公ヲ喻シテ事ヲ
起サザラシメントシタ
ルニ、白公止メズシテ
遂ニ死セリ。

遽人ハ驛傳ノ人（早打
チ）ナリ。

墨子ト公輸般トノ事ハ
墨子公輸篇ニ見ユ。

輪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輪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公輪般名班。故

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

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

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

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

言先迓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

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析音錫。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

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蘭應劭曰蘭安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安遊者也疑蘭與蘭同。○史記汲黯傳文吏繩以為蘭出財物於邊關乎注蘭安也又高祖功臣年表陽平侯杜相夫蘭出函谷關漢書成帝紀蘭人向方掖門注應劭曰無符籍安入宮曰蘭釋文引之而頗有誤字。子典引列子云蘭人名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張湛注凡物不知生謂之蘭

蘭子ハ由來ノ不明ナル人チ云フ。

雙枝ハ二本ノ木ナリ。

庸ハ用ニ同シ。

子姓ハ汝ノ子ト云フコトナリ。

良馬ハ普通ノ馬ノ良キモノ、天下ニ傑出シタル馬ナリ、天下之馬ハ形ヲ以テ求ムベカラズトナリ。絶塵弭蹶ハ行キテ跡無キナリ。

般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謂以技安遊義與蘭同。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

雙枝長倍其身。○林曰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屬其脛。○屬音燭。音脛。屬林本作脛。

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挾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

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

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擬準擬也。林曰拘而擬戮者拘繫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

年長矣。伯樂善相馬者。○長張丈反。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也。昭四年左傳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伯樂對

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容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蹶。言迅

極。○弭亡爾反。蹶跡也。一本作撤。○集韻。徹直列切。音哲。與轍同。迹也。淮南子作轍。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共

同也。一本作供。○淮南子作僮。○縲索也。戰國策。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縲牽長。注。縲索也。以牽馬。據此。縲蓋牽馬之索。本文當作擔。○縲。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此一

本作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

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

○力移反。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謂九方臯。色物

牝牡。注。謂毛色也。又夏官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疏。物即是色。尚非能知。

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臯之所觀天

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天機猶云。天真也。莊子。嗜慾深者。天機淺。張注。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林注。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

也。得其精而忘其麤。○與。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在

訓察。舜典。在璿璣。王衡禮。記。在視寒暖之節。並讀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所見者唯天機也。所不見。毛色。牝

敗ハ失敗ノ義ナリ。

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

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

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

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

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

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楚大夫也。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敖。五勞

反。○狐。恐。鄧誤。荀子。作。繪。丘之封人。注。繪與鄧同。孫叔敖。林本作。叔。孫。敖。誤。諸書。並。作。孫。叔。敖。孫。姓。叔。敖。名。故。列。女。傳。云。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云。林。本。作。叔。孫。敖。者。混。魯。叔。孫。武。叔。漢。叔。孫。通。而。訛。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

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餼。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即。本。文。之。事。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

利地ハ美地ナリ。

鬼禮共ニ俗ニ所謂御幣擔ギノコトナリ。

上地ハ北方ノ國、此ニテハ燕ノコトナリ。

其子曰王亟封我矣。○亟紀力反也。亟亟去吏切。頻數也。釋文紀力反急也。誤。吾不受也。爲我死。○爲猶如也。韓非內儲說。爲我悔也。寧亡二三城而無悔。呂覽長見篇。爲不能聽。並訓如。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

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不利言土田礪確無殖物之利也。林曰。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誤。商頌。寢成孔安。注。廟中之寢。所以安神也。據此。寢丘卽似陵寢之名者。故避之也。園寢之制。雖起于秦漢。而古亦或有之。林曰。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此說得之。淮南子。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注。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疰丘。名醜。此亦一說。又史記所載。與本文不同。亦傳聞之異。楚人鬼而越人禩。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王召其子。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封之寢丘。勢家所奪。卽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韓非子。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又董闕子。爲趙上地守。又李悝爲魏文侯併而考之。可知上地在三晉之間。且爲高爽之地。下之邯鄲。○林曰。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卑也。按。知邯鄲卑下之地也。呂覽注。牛姓。缺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此亦一說。淮南子。作秦牛缺。高誘據此。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丟之色盜追而問其

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見孟千古公之言。蓋引之。盜曰。嘻。賢矣夫。曰。嘻。速駕。注。嘻。懼聲。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林曰。使以我爲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爲芥蒂也。按。此說誤。爲謂盜竊之爲也。言以其糾盜賊之罪。必使我罹于縲紲也。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委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罷。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國商子。訾粟而稅。注。量也。又管子。吏。訾夫。盡有訾。程。事。律。注。訾。限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髮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行到處。卽擊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

上ノ所養ハ衣食財寶ノ身ヲ養フ所以ノ物ヲ云ヒ、下ノ所養ハ身ヲ云フ。以我爲ハ我我ノ事ヲ言フナリ。

受教ハ承知セルナリ。

不如ハ盜ニ負ケテ物ヲ奪ハレシナリ、請物ハ奪ハレシ物ヲ返スベク請ヘルナリ。

擊博ハ雙陸ノ戲ヲ爲スナリ。

列子卷八 說符

射ハ勝負ヲ爭フナリ。明瓊云ハ白ヲ出シテ勝チテ笑フチ云フ。

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

○爲句。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髮音則。

○爲句。食亦反。

明瓊張中。○丁仲反。林注。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爲勝負也。

反兩楡魚而笑。

明瓊齒五

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反音翻。楡他臘反。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駟曰。報采獲魚也。楡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鱖。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鱖他臘反。今本云楡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鱖不用魚。用魚不用鱖字。○適音隻。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

○適音隊。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

天下。○懂勇。○謹。淮南子作務。注。務勢也。又淮南子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當訓憂。定八年公羊傳。懂然後得免。句末置乎字看。言不報此讐。無乃立憂懼之名于天下乎。

通。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

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

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

○通雅云。張衡應問。旌音注。即精目。按旌音同音。音目上下往來。

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父音甫。下同。見而下壺餐。

○音。飯也。孫水澆。以舖之。○舖音哺。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

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譎。○音。汝非盜邪。胡爲而食

我。○食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歐一口反。通雅。嘔吐亦作

良傳。欲歐之。音嘔。謂拳歐也。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喀音客。喀喀喀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

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呂覽注。莒子國也。敖公諡

及長兒子魚之事。與本文頗似。恐傳聞之誤。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音者。林本作去。呂覽作自

夏日則食菱芰。○一本作冬。冬日則食橡栗。○橡音象。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

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

今死。是果不知我也。○音言今死其難。則莒敖公之不知我果信矣。呂覽作今死

不良臣也。按此說。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

迂回當從本文。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

自爲云云。君已チ知ラズトテ退隱セルナリ。

死之ハ君ノ難ニ死スルナリ。

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按：請情通字，轉注古音云：史記禮書請文俱盡。注：徐廣云：古情字。

多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之。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注。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林注：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按：此說迂僻，當從。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

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

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戚子六反。

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

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

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

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

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

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弱死者幾半。○幾音祈。本學泅，不學溺，

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

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

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意同。學非本不同，非

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

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林曰：況，情也。按：況，譬也。莊子：每下愈況，言不悟先生譬喻之意。哀

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緇，是黑色，難污，故服之而歸。戰國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亦節儉之意。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

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

況ハ譬喩ナリ。

言有ノ二字當ニ顛倒ス

使者ハ不死ノ道ヲ受ケシメタル者ナリ。

訣ハ秘訣ナリ。

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狗怪之吠也。○嚮音向。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醫林本人下有有字。按言有字倒。

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醫林注。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

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醫說文。訣法也。韻會。方術要法。謂決定不疑也。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

放生ハ佛家ヨリ來リシ思想ナリ。

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醫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號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將何悅哉。可併考。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

非ハ豈ノ字ノ誤ナルベシ。

契ハ物ノ實買ナドニ用フル割符ナリ、上ニ數ヲ刻ス。

蚊蚋嗜膚。○嗜子 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林曰非字合作豈字。

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

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 得人遺契者。○遺棄。 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林曰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按墨子數人之齒以爲富義同。 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遺契以求富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踐可。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鉄者。○鉄也。 意其鄰之子。○留意慮智慮疑之也。史記賈誼傳請以慮對。漢書作意者韻鏡意慮異聲同呼。 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

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扣音掘。○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一本作相非也。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 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鋸杖末鋒。○鋸一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林曰鋸杖末之銳也。按韓非子作策銳貫頤。字彙補頤音頤。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頭。林本作頤。爲是韓非子作頤。淮南子注。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說是也。 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屬音燭。○著直略反。 其行足躓株埒。○躓音致。礙也。埒音坎。 頭抵植木。○抵丁禮反。○不自知也。○淮南子足躓埒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衣冠並去聲。 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泥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疑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八終

七書解題

七書ハ兵書ナリ。晁公武郡齋讀書志ニ據レバ、宋ノ元豐年中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ヲ以テ武學ニ頒ケ、號シテ七書ト云フトアリ。七書ノ名此ノ時ニ昉リシガ如シ。其ノ後國子司業朱服マタ次第ヲ改メ、三略ヲ問對ノ下ニ移シ、六韜ヲ最後ニ列シ、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黃石公三略・六韜ト次第セリ。六韜ハ周ノ文武二王ノ師ニテ、齊ニ封セラレシ太公望呂尙ニ出ヅト云ヒ、司馬法ハ齊景公ノ將田穰苴ニ出ヅト云ヒ、三略ハ前漢ノ張良ガ猶ホ少カリシ時ニ、圯上ニ教ヲ受ケタル黃石公ニ出ヅト爲スモノナレバ、各、其ノ名ヲ託スルトコロニヨリテ言ヘバ、六韜ハ孫子ノ前ニ置クベク、司馬法ハ吳子ニ先ダツベク、三略ハ尉繚子ノ後、問對ノ前ニ置クベシ。知ラズ元豐ノ次第、朱服ノ改定、各、何ノ理由ニヨリシカラ、或ハ自撰ト假託トヲ別ク、假託ヲ後ニセルカ、果シテ然ラバ問對亦自撰ニアラズ、且其ノ世ニ出デシハ三略・六韜ノ後ニ在リ、七書ノ次第遂ニ解スベカラズ。今暫ク朱服改定ノ次第ニ從ヒ、敢テ復タ改メズ。